



芝山集

吾玘

~ 16
2433
6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玉堂劄子

壬寅副提學時



伏以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承宗廟故古人以為廟見然後成婦其禮之重如此今者六禮既行儀文備舉而獨於廟見六禮闕焉不講豈非欠典之甚者乎若以不載於五禮儀為難輕舉則親迎之禮亦五禮儀所不載而至中廟朝始行之遂為聖朝之懿範况廟見一節為禮尤重考諸古禮參以會典歷代帝王莫不通行豈宜以近代未遑之典五禮未備之文

和
門
2433
卷
9-6

為護而不行於今日乎古者三月廟見而朱子家禮制為三日廟見之禮目今事不預講三日之內雖未及舉獨不可依古制行之於三月之內乎且我國士夫之家多行此禮者今若自上斷而行之則不但於朝家盛儀少無未盡之悔垂諸後世亦將為遵行之定法豈不韙哉伏願 聖明亟令禮官講定舉行不勝幸甚

王堂劄子 二子

伏以臣等伏觀 下教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便否令二品以上諸臣會議者竊念堪輿風水之說不見

於經傳而作備於後世其言茫昧而無徵其術荒誕而無稽斯固識理君子所不取也今有李懿信者掇拾地家之餘論鼓動不根之邪舌乃敢陳說極稱漢陽交河地氣衰旺至以秘記為證必欲挈國都而移之附會張皇肆然無忌其心以為朝廷有人乎此疏一入遠近驚惑互煽浮言靡所止息左道妖言之罪自有其律矣臣等初聞下禮曹議啓之 批私竊以謂 聖上萬無聽信之理其必令禮官先議其是非而後議其妄言之罪不但已也悶嘿以竢訖至于今乃有會議之命是不唯不罪其妄言而蓋將用其言

而施諸事也以我 聖上之明不能不動於其言而
有此舉措臣等之惑至是甚焉夫所謂會議者或便
或否有所折衷之意也今懿信之疏國人皆以為可
罪移都之事國人皆以為不便則其便其否無待議
矣臣等請得以明之天作神都甲於東方華山為城
漢水為池形勢之勝固不假言而二百年餘人材蔚
興民物殷阜治隆國泰曩越前古是乃已然之明驗
若使術者之說信而有徵所謂福地宜無過此者豈
交河卑湫窄陋之鄉所可擬議哉粵我 聖祖初業
之初經營四方定鼎于茲深謨膺美非後世淺見所

及而傳諸列聖為萬代鞏固不拔之基其付托之重
亦如何哉 宗社在此臣民在此而一朝無故因匹
夫謬妄之見輒捨舊業委而去之則 祖宗在天之
靈其肯曰予有後乎且安土重遷品物恒性故亳邑
屢圯至於蕩析離居而盤庚申告再三惟恐民之不
從其勤也如此今國家經變以來瘡痍甫集 廟闕
營繕之役雖出於不得已而民亦勞止汔未少休賄
賄胥讒有不忍聞當此之時以靜鎮之猶惧未也顧
乃不諒時勢強拂人心驅諸荒野之中使之當宮室
板築之勞則魚駭鳥散勢所必至竊恐群情沸騰國

芝峯集卷之二十一
事潰裂變故之作將有不可言者矣 聖教又以別
京為諭臣等不知別京者何京耶古所謂行都唯周
之洛邑 皇明之燕京而或宅中圖治或鎮壓北虜
皆出國家大計非牽合術數而為也至于麗季酷信
道說之遺識別建西南京四時移幸以求福利而反
促危亡之禍至今為後世笑况懿信之詭恠不經非
道說比而敢為大言熒惑 天聽欲使祖宗萬年之
基業壞於一擲不亦痛哉傳曰地利不如人和今
日之所可憂者果在於地氣之衰盛乎抑在於人心
之向背乎若以人事之不齊而歸咎於氣數德政之

不修而聽命於妖術則豈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哉
臣等職忝論思目見邪說殄行將至於喪邦而後已
不敢終嘿以重罪戾伏願 聖明深加省念斥絕妖
言亟寢難行之議以定羣疑以固邦本不勝幸甚

玉堂劄子 壬子

伏以前日以恭聖王后誥命奏請事命議于大臣臣
等固知聖孝出天其於顯親之念無所不至而猶且
酌禮顧義不敢自專有所慎重必欲得禮之正甚盛
心也茲者繼有差出使臣之教不問禮官遽出獨斷
非當初下詢廟堂務求至當之意也竊念恭聖王后

既膺徽號享以別殿尊崇之典極其隆盛 聖上追
遠報本之誠孝至此而無以加矣今以誥命之請將
欲上聞于 天子則揆以藩邦事體所不敢輕議至
於 貞顯 章敬兩王后皆在 先朝臨御之日自
宮中陞于正位據禮陳奏固其宜也與今日追崇之
事大不相侔未可援以為例也臣等嘗聞家無二尊
禮無二嫡大經大法至嚴至明故在魯隱公之於仲
子僖公之於成風春秋深以為非此實先儒之定論
而未聞魯之二君追請冊命於天王豈非守禮畏義
而不敢為也古人所謂私稱於國中不出於境外者

斯可見矣今世之士稍知讀書者無不講明此義况
中朝持正識禮之君子必多有之若引經義嚴辭斥
之則所損非細將有不可追之悔矣今我聖母位號
已定尊稱國中無一毫未盡雖請于天朝固無所增
加若請之而不蒙准許反致上國之譏議則不亦有
慚於顯揚之道乎以一 聖上聰明睿知其必灼見于
此而不揆諸禮經不詢諸羣議斷然行之而不疑是
雖出於奉先致孝之一念而臣等欲使 聖明尊親
以禮動無過舉之意實出於區區之至情而不能自
已伏願更加深思酌禮審處勉從廟堂之議不勝幸

甚

百官啓辭庚戌

伏承 聖批一則曰已諭二則曰不允邈然天聽似若未能深燭下情者臣等不勝悶鬱焉自古帝王追尊所生其情非不極矣猶必止乎禮義不敢逾越者是誠以禮為重而任情直行非所以尊親也今我聖上誠孝出天追崇之典極其隆盛而議禮之際務求至當每以時王之制為法一國臣民莫不瞻仰而稱誦焉柰何奉安總訖緝儀方舉而升祔之命繼下於一日之內必欲徑行已志不顧時王之制與前日

下教相整至此中外傳聞莫曉聖意豈非未安之甚乎 皇明孝宗皇帝不以周太后從祔太廟教之曰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不可毫髮僭差今若從祔是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如先帝何此孝宗之所以稱孝而為時王一定之制為萬世不易之法也蓋宗廟者乃祖宗之宗廟列聖之靈陔降在茲昭布左右雖人君亦難以私意輕易僭差於其間如有一毫越禮之事則不准虧損於聖孝難免得罪於祖宗以此言之聖母之心亦安得晏然而已乎以聖上聰明睿知豈不明知其是非持未之深思耳日

夕燕閒之中念及于此則其必釋然悟翻然改將不待臣等之縷縷而快從無疑矣臣等固當退伏以俟聖明之自悟而事係彛倫禮闕宗廟不可頃刻淹延亦不容一日噤默故當此百僚奔走之時竭誠籲呼不憚煩擾區區之意唯欲使吾君立於無過之地其事誠急而情亦戚矣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至從公論以答羣下之望不勝幸甚

呈禮部文 辛亥赴京時

謹呈為乞將世嫡冕服亟行覆奏完給事卑職等敬蒙 國王差委進賀冬至令節并請世子冕服奏本

之下今已多日而尚未覆題遠人悶鬱之情難以悉達竊照天命五服尊卑式序既有其名當有其服世子既膺天朝冊典而未蒙欽賜冕服小邦羣情咸以為缺上年謝恩使李時彥回還說稱將此冕服一節具由呈稟則大堂老爺待郎前稱老爺閣下曲諒事意假以顏色至於丁寧批下曰該國援例陳情以請庶本部便於題覆得此舉國臣民無不歡忭感激茲所以冒昧陳奏仰瀆於 天聽者也仍查景泰元年莊憲王奏請世子冕服禮部覆題內節該天命有德式服式章名以命之器以別之所以彰美而傳盛也朝鮮為我

藩國皇明統極以來世世稱藩敦禮尚義委與海外諸邦不同殆天所以資中華者也今國王為伊世子奏請章服亦出慕義尚華之誠似宜俯從其請錫以七章服俾該國臣民咸知朝廷名器之隆世嫡根本之重相應題請等因奏奉 聖旨給與冕服 皇朝寵錫之典至渥且厚自是以來小邦遵據舊制相傳世守凡於迎詔賀節望闕等禮世子服以行事未嘗失墜垂二百年于茲矣小邦前此不敢煩請者為緣欽賜服式尚存故也今既淪失於兵燹之中雖欲按圖自製終非欽賜真樣不但小邦慕華之誠有所欠

缺抑恐皇朝錫命之章從此廢絕也且念 先昭敬王謚命冕服因亂喪失差賀節陪臣趙挺據實具奏獲奉明旨即許補賜順付回還有失則補賜恩例一也此乃近事之可據而大部之所宜矜察向使欽賜冕服初不喪失小邦亦可摸倣製造則何苦仰首煩籲至此哉伏乞老爺俯燭呈內事理亟許覆題照例補賜不勝幸甚

斥絕虜使議 辛酉

奴賊雖強不過控弦數萬竊據一隅而已以我國土地人民之衆較之當不啻十倍苟能自強吾何畏彼

我今乃肆然侮敢以詔文來脅辱莫甚與前日
差胡事體不同義不可屈意迎接而書中所言亦不
可測今若含容姑息不早斥絕則日後難處之患將
無所不至而終有不可言之悔矣宜使遼臣辭之曰
爾昔於我邦當用敵國之禮以書契相問而乃以詔
文為名遼臣義不敢聞於朝廷將此事意嚴辭斥去
而一邊盡聚軍馬分布沿江列堡示以必戰必守之
形則彼賊方與 天朝對壘必將畏難而不敢生心
慢侮矣况以新集未定之虜當天兵進逼之際遼陽
以東奮義不服之士亦多有之我國誠能停罷諸役

一意征勦渙發德音蠲除宿瘼使人心鼓舞興起悉
調城內軍兵激以必報 皇恩之義傳檄 中朝與
廣寧協力犄角以為聲援出入埋伏相機進取則雖
不能一舉盡殲凶醜賊既腹背受敵亦必狼顧疑慮
不敢坐守遼城而有解散退走之漸此乃可乘之機
也夫今不圖賊勢益張則後雖有良策恐無復可施
豈不痛哉且念我國慶事 天朝餘二百年以禮義
見稱而荷 皇上再造之恩昭雪之寵亘萬世下可
忘者也義聲一揚師直為壯足以懾彼戎心而永有
辭於天下此在廟堂商度處之臣久病昏耗言不假

擇伏惟 上裁

待罪上疏 已未

伏以臣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蒙 傳旨命從重推考者臣之罪戾實在逋慢雖萬被誅譴不足以贖伏地惶悞俟 命外不敢有所分疏只待緘問庶露下情而今伏聞凡係應推者罪無輕重悉蒙赦宥 聖恩如天許令自新臣誠感激益無所容而唯區區情事上達無路茲敢冒昧哀鳴于 聰聽之下臣本稟氣虛弱夙嬰疾病數十年來殆成廢人此則人所共知而前任順天府使父慶炎瘴之鄉自上年冬積傷

風濕痰眩嘔血往來寒熱偏虛麻痺等證日增沉劇不省人事適任之後寸寸扶曳抵水原地垂死委頓之中至七月間祇承成均館大司成除 命嚙感罔極而病勢甚重不得上來竟蒙恩遠瞻望雲霄日夜涕泣唯以在外累月分義未安為歸死輦轂之計十一月初昇擔入城而所患前證略無減歇加以腰下重腫手足蹇澁不能屈伸腹中腫脹浮大如鼓不能起立氣息如線轉側隨人不能趨謝闕下致勤 嚴教人臣之罪莫大於此惶蹙戰慄罔知所措伏念臣早竊科第遭遇聖明忝歷侍從沐恩深厚首尾三十

五年矣當此邊虞孔棘之日唯思糜粉少效萬一而
不幸身疾重痼至此不能隨行奔走於百僚之後席
藁私室以俟斧鉞罪當萬死罪當萬死伏願 聖慈
天地父母亟加嚴譴以正臣罪臣無任兢惶隕越涕
泣待罪之至謹昧死以聞

乞齋迎慰使疏

庚申

伏以臣叨承 聖旨差安州迎慰使者臣聞 命以
來不勝感激夫人臣事君生死以之赴蹈湯火固所
不避况賓接詔使揣分為榮安敢一毫憚勞以自陷
於罪戾乎惟是螻蟻賤疾理難驅策若不自列終致

僨事則臣罪大矣茲敢冒昧仰籲於 聖聽之下臣
早遭疾病者益沉痼所患風濕痰眩偏虛痿痺等證
逐年增劇已到難救之域今則形神盡脫漸愆頓極
腰下重腿腹中腫脹左邊手足亦不運用委身床席
不能行步者幾及二載矣加以風邪外束寒熱往來
痰塞氣促昏仆不省一向奄奄命在朝夕自以遭遇
聖明沐恩深厚出入侍從垂四十年常思糜粉少效
鈛刀一割之用而不幸嬰疾永為棄物涓埃未報溝
壑將填此臣之所為日夜涕泣死不瞑目者也竊念
迎慰王人為任雖重一番接應事無甚難而今臣病

勢如此運動起居亦難自力况能越走拜跪於行禮之地乎無論他證危篤舉此一事雖欲勉冒行不可得也深恐顛仆道路重貽辱 命誤事之患憂惶煎迫罔知所裁猥瀆天威罪當萬死伏望 聖慈天地父母諒臣危惘命適臣迎慰使之任公私幸甚

辭弘文提學癸亥

伏以臣學本空疎才且鹵莽決科以來荐嬰疾病不復讀書攻文者垂四十年間或習為詩詞俚音窳語不足為適時之用而今亦併廢之久矣加以蒲柳前衰菁華早謝沉痾半生長以藥餌為命精神氣血消

耗且盡遇事昏忘憤憤不省危途餘喘只待死期而已雖欲收拾已喪之魂以從筆硯之役不可得也不意茲者弘文提學之命遽出千萬夢寐之外驚惶感激無地自容竊念詞翰之任自古所重苟非其人決難冒居况今才華望實為一世所推服者固不乏焉而乃以如臣者當之臣實未曉其故慚靦悶感罔知所處伏乞 聖慈諒臣言出肝膈適臣兼帶提學以安愚分公私幸甚

條陳懋實劄子乙丑

伏以臣去九月中伏覲承政院奉 聖旨為責已求

言事臣再拜伏讀訖不勝感切激昂于下乃作而言
曰嗚呼大哉 殿下之言及此其轉危為安之一大
機乎為諸臣者所當畢露所懷仰承休命臣欲面陳
榻前則言辭拙訥聲氣不屬不足以導達下情欲具
本上達則病欲昏廢神思茫然繕寫而還止者蓋閱
月矣夫扣之而後言言之而後時皆臣不敏無狀之
罪也恭惟我 殿下踐阼之始會朝清明天地鼎革
萬化一新凡有血氣之倫莫不趯趯然喁喁然望至
治之成者亦既三載于茲臣入瞻紅幄 聖度淵冲
睿謨明斷有不世出之資出視朝廷忠賢布列清論

恢張多第一等之流太平之功可翹足俟然仰觀天
象則星文示警物怪層現非常之變式月斯生俯察
人事則世道益污人心極惡可憂之端不一而足臣
每中夜以思永夕不寐怒焉心傷潛然涕下惜莫知
其故也蓋聞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人事形也
天變影也影之在天者宵甬而難徵形之在人者灼
然而易見可不求其故而思所以盡其實乎若以人
事之未至者言之厲精圖治 殿下之志非不切矣
而施措之間有未盡實率職奉公諸臣之誠非不勤
矣而奉行之際多不着實以致績用無成治效蔑著

國事日以委靡朝綱日以紊亂是則無他皆坐不實之病也夫天下之事務至廣而所以操之者誠也誠即實也若不務實而徒欲以文具勤成治功則萬段事為悉歸虛套譬猶画餅充腸契舟覓劍畢竟無可摸捉處矣誠願 殿下繼自今盡誠於上責實於下以實心而行實政以實功而致實效使念念皆實事事皆實則以之為政而政無不舉以之為治而治無不成故臣敢以懋實二字進焉一日勤學之實夫為學在勤勤則得之不勤則不得所謂勤者亦非尋章句習訓詁之謂也帝王之學固與經生下士規範自

別而體之身心真知實踐一以聖賢為準則未嘗不同聖賢心法具載於大學論孟不啻詳且盡矣今殿下于此三書講讀殆遍庶幾修身以至治國行仁以至為政退欲以存天理真積之久宜有實得而尚猶未也則恐不可謂盡其實也古之聖王盤孟有銘几杖有誠誓御箴之誓史諷之無一時而非學無一事而非學所以薰陶輔養者無不實用其力至于後世無復此規朝臣之昵侍討論者惟在於經筵而進講之官肅恭俯伏唯展讀數章而罷上下情意邈不相接雖使孔孟程朱日侍講殿其於成就恐未易也

况退朝之後深居九內所侍惟宮妾所親惟寺人寒
之者多而曝之者寡當此之時 聖學之所以用功
者果能無少作輟而能盡其實乎伏願 殿下勿以
謙虛自畫勿以高遠為疑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理
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方沉潛玩索反復參究以
至羣臣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歷代之治亂生民之利
病皆必講明而行之以實則日用酬應之間無非為
學之實地而自新新民亶在此矣臣又聞朱子之言
曰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蓋學者將
以致用惟當實下工夫一日有一日之益二日有二

日之益則自然心志內定氣質漸變可至於誠明之
域若讀書而不能踐履却於身心上了無干涉則雖
讀盡聖賢書顧何益哉故終日談經無補實功彌年
講學是為徒勞切惟 聖明懋其實焉二曰正心之實
夫人主一心萬化之本也一心至微攻之者衆或以
嗜欲或以聲色或以遊畋或以功利有一於此則失
其本體而有不得其正者矣古之帝王先正其心以
正朝廷进而百官遠而萬民無一不歸於正是以方
寸之內全體瑩然當其未發五性具焉及其感而遂
通則發為七情莫不中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

怒而安民文王之哀鰥寡大舜之樂取人堯舜之愛
民孔子之惡佞欲仁者是已今 殿下天縱聰明留
心問學凡修己治人之法明善誠身之要講之已熟
其於正心之實固無可議然盤水難持悍馬易逸幽
獨得肆之中或失於照管而存養省察之功或不免
間斷故本源之地未盡澄澈偏係之私有時闖發出
言處事之際或不能平心察理以致悔吝竊恐聖心
之所以用功者有未盡實而然也伏願 殿下敬以
持之誠以守之勿為私意所間勿為怠忽所乘逐日
聽講之外取心經近思錄性理諸書常加省覽昧朝

清明之際益務涵養屋漏燕閑之頃不弛戒惧以此
心常存而私欲退聽則發而為仁義之言蘊之為聖
賢之德措諸事業者粹然一出於正而治平之效可
致矣臣又聞張子之說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
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惧此言最為切着蓋人君處崇
高之位與士庶之求師問道者其勢不同須以本心
為嚴師虔恭以奉之篤信以承之一念之萌必求諸
心以審其善惡一事之作必質諸心以決其當否起
居造次必皆稟命於心慄慄凜凜常如聖師之對面
則大本既立百體從令動靜云為自無過差而合乎

天理之正矣惟 聖明懋其實焉三曰敬天之實天
之與人一理無間理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六經中
言天者大抵以理而言性曰天性命曰天命位曰天
位爵曰天爵民曰天民工曰天工曰天叙曰天秩曰
天倫曰天祿事事物物無一不係於天故古之帝王
法天而行道奉天而行事嚴恭寅畏懋敬不息一言
一動悉循乎天理則天必降監而百祥來集後世人
主不明此義慢天而不省背天而不顧所存所行皆
悖乎天理則天乃厭惡而災咎輒應其相與之際豈
不明甚然天之於人主雖殘失道未嘗遽絕必先出

災異以警告之其所以仁愛者亦至矣昔楚莊王以
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夫
莊王偏霸之主而乃能如此亦足尚已故曰怒予之
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今 殿下承天命
踐天位其於事天之道靡所不至而和氣未應災沴
荐臻致此無前之變豈非人事之闕失有以感召而
天之不忘我 殿下謹告如此則可不思所以盡其
實乎伏願 殿下體天之行而毋敢或怠畏天之威
而毋敢不敬無災則惧天之所以忘予遇災則思天
之所以儆予內以反省於身心外以修行於政治者

無一毫之不實而必合乎天心則仁愛之天寧有不格之理乎抑臣聞張栻之言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為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鑑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蓋人主之心即天也至於動作語默無非天也所為善惡上與天通故吉凶休咎各以類應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若不求在己之天而欲責諸在天之天則未矣惟聖明懋其實焉四曰恤民之實國以民為本君以民為天天之立君所以養民非欲其厲民以自奉也古之帝王不以己心為心以民之心為心知民心之

在於欲壽則生之而不傷知民心之在於欲富則厚之而不困知民心之在於欲逸則節其力而不盡此所以盡為君之道者也今民之困於虐政久矣反正之後民始脫於水火之中歡欣鼓舞咸有再生之望而國家多故歲且連歉蕩滌甫訖徵斂猶前於是歡欣者轉為怨咨鼓舞者反為顰蹙殿屛愁苦之狀有不忍聞殿下至誠憂民首遣宣諭之使繼降惻怛之教特令蠲免非止一再而中外官吏懶於奉行溫綸聖札只一番看過而已村民不知為何事良可痛也加以兵興八載百役蝟毛今年華使之行掃地以

去又前古之所未有哀我民斯膚血盡剝唯幸前頭
有秋沆可少息而累年逋欠一時並徵雖曰稍矜力
所不堪號牌之設乃國家不得已之舉而無賴頑氓
厭其羈束或為移避之計流聞西路尤甚且遭風雹
之灾朝夕對壘之地已至於無可奈何而失所思亂
之民環聚於四境則竊恐赤眉黃巾再起於漢不獨
外寇之為患而已 殿下於深宮之中必不知民生
之至於此極而當事之臣不問民力之如何雖有告
急之啓例為防塞當此倒懸之日立視其死而了無
慰悅安集之策其可謂恤民之有其實乎伏願 殿

下念為民父母之義羅八珍於前則思一國之飢者
而求所以食之處細糴之上則思一國之寒者而求
所以衣之遇病熱之民則思武王之扇暍見被刑之
民則思大禹之泣辜發一言而不敢忘于民也興一
事而惟恐傷于民也停不急之征下寬大之旨一切
與民休息而臣僚所論係干革弊者必令大臣與該
曹商議凡民情不便及所願欲者悉與變通貢物之
可減者減之經費之可省者省之慎擇守令使之久
於其職時遣御史訪問弊瘼以布惠鮮之政則民蒙
實澤而邦本永固矣抑臣聞之恤民之實雖在於寬

其力後而其本又在於節儉不能節儉而求以輕徭
薄斂以恤其民不可得也誠願 殿下躬行儉約表
率於上自宮闈服御之用無不節以制度然後痛洗
前規定為成法以矯中外之侈習量其歲入四分儲
一以做成周之制特罷內需歸之有司以昭清明之
德則國無不足之患而民力可舒惟 殿下懋其實
焉五曰納諫諍之實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苟
非性於忠義不計一身之利害者誰敢抗天觸雷霆
以自陷於不測之誅哉世之人君孰不知聽諫之為
美拒諫之為非而常患於難從者蓋遠拂近乎不恭

力爭嫌乎沽直故或飾非務勝於人或護短耻屈於
下騁辯博以窮其說術聰明以探其情以致君子憂
於見疑小人喜於迎合疑者踈之斥之合者親之信
之言路既閉國隨以亡矣今 殿下首開言路優納
諫臣芻蕘必擇羣策並進雖舜之好問湯之弗弗蔑
以加此而奈何樂聞之誠不繼於前拒人之色漸形
於外至有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豈以耳目之言或
挾摘微細有若塞責筵席所奏猥雜陳腐不合時宜
為不足施用而然耶然其間亦豈無一二救時之良
策而事係戚里則失於優容言涉內庭則過於堅執

大小論効多不快俞至於近日章疏沓至意謂 殿
下既以至誠求之宜以至誠行之而迄未聞因其言
而革一弊建一事者將恐求言盛意徒為觀聽之虛
羨而已噫從諫非難用諫為難聽言非實用言為實
不憚忤意虛已以聽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
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內惡正直外為面從者納
諫之虛文也伏願 殿下益恢虛受之量舍一己之
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去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
為知希旨者必察而逐之逆耳者必喜而從之不徒
從之而必底于行不徒行之而必責其實雖在微賤

而不遺雖涉訐犯而不罪使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則
上下相孚忠讜競勸惟 聖明懋其實焉六曰振紀
綱之實國譬則人身也紀綱譬則元氣也國家之不
能無弊猶人身之不能無疾病元氣存則人雖病而
不死紀綱存則國雖弊而不亡故欲知國家之存亡
視其紀綱而已矣噫今日紀綱之頹弛甚矣大防既
壞奸弊歲滋朝廷不嚴國勢日卑四維不張百度皆
廢泯泯芴芴少無奮厲之氣如人大病之後形骸徒
存而元氣已盡日就奄奄不可救之域厥故何哉蓋
自亂政以來世道穢濁紀綱蕩然幸賴 聖明御極

一洗正之而餘習已痼未易變革如入元氣大敗必
須倍加調護非可以歲月望其完復今日國勢之萎
弱不振亦亂政之遺毒也治之之法當有其漸而成
者不諳證脉徒以峻藥攻之欲一朝而去積年之宿
患雖或支撐於目前元氣則削弱殆盡矣噫百隸惰
慢舊習不悛凡所作為舉皆無實而閭巷小生各以
所見輕論國家之大政朝劄夕改有同兒戲猶治病
者不善調攝今日更一醫明日易一藥擾其榮衛而
冀其速瘳故清論雖行實效猶邈紀綱之陵遲有甚
於往時至於令出惟反而玩法不行賤以凌貴而奢

僭無度防納刀證之弊猶在而少有不憚顯發怨上
之言吏胥奸騙之害依舊而訟牒公移盡為舞弄之
資皂隸使令因事操縱侵漁無忌答決小罰請托畝
免視為常事如是而欲望紀綱之振不亦難乎朱子
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然後
紀綱有所繫而立然則整頓朝綱雖責之大臣而轉
移振作之機實在於上伏願 殿下以大公至正之
心立萬事之綱率勵羣下之倦怠洒濯前日之昏穢
申嚴宮禁必使內外肅然振攬權綱勿令威福移下
如日月之運為力不勞而幽隱畢照如雷霆之動為

怒不猛而遐通皆震仍飭大臣董正庶官以復檢下
之風以振一世之氣則百職修舉頽綱自肅惟 聖
明懋其實焉七曰任大臣之實夫人主之職在於論
相論相之道貴於專任自古人君居至艱至危之位
求同心同德之佐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其相
須之殷而相遇之難如此故任之必專信之必篤歡
如魚水合如符契然後道無不行事無不成若湯之
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諸
葛亮是已其或任之而不能責成信之而不能有終
則雖使伊傅並相周召共政必無為治之效矣今者

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雖未見大段施設即措斯世於
唐虞三代之盛庶冀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隱然有喬
嶽默運之功夫楊綰登庸時為改觀司馬作相虜戒
生事所繫豈不重乎然國事渙散庶績不凝尊卑大
小不相管攝是非之權靡所主張譬如壞船中流執
舵者無人因循補苴姑冀無事臣竊危之蓋國朝之
制大臣無權體統有分非銓長擬薦則罕所干預非
朝廷引對則不得進見面達之辭或簡於酬酢章奏
所請或靳於允從安有不得其職不得其言而可以
為國者乎且相臣之任位尊勢逼猜疑易成讒毀易

乘故從古以來克終者鮮以今日言之必無此患而
或苟避形迹不肯直前擔當或有所牽掣不能展布
所蘊則竊恐 殿下之所以委任與大臣之所以自
任者皆有所未至也伏願 殿下益盡委任之誠勿
以浮議撓其功勿以簿書親其勞惟責之以用賢才
足民庶安國家制夷狄之道凡進退百官刑獄重政
悉以歸之使之日坐政府會同六部裁決庶務一依
祖宗朝故事如諸葛亮之治蜀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以成治功則事有統一而朝廷自尊惟
聖明懋其實焉八曰養賢才之實夫賢且才者不

能以自成其所以成之者在乎能養故古之養才者
培之以道德厲之以行義成之以禮樂及其學充而
才達惟其所用而各適其宜以其養之有素也其士
之自養也亦必先之以學問講乎仁義之說以養其
德習乎政事之藝以養其材謹於取予去就之間以
養其志其所養如此故一朝出而居乎位沛然而有
裕措之而不窮若夫後世之士導率乖方而養之無
素則其才之不及古人無足怪也我朝列聖相承治
教休明爰暨 先王尤重儒術二百年来賢才輩出
蓋彬彬盛矣至于昏亂之世猶以名節自勵或以忠

義自奮迄致 宗社再安彞倫復正 祖宗培養之
遺澤斯可驗已然竊觀今者衆賢彙征羣才畢集而
任用之際每切乏人之嘆期月之間未見致治之實
其故何也蓋國朝之制專以科目取人故癡騃之童
不辨魚魯而便以決科為發身之具父兄之所教詔
師友之所程督惟在於此章而得第則曰成才不得
則曰不成才自幼至老口誦六藝之編而乃其心則
沉沒於利慾中日用行事無非干祿之術可勝嘆哉
自權奸作壞之後時習益偷懶廢猶甚質質憤憤全
昧向方詞章記誦亦不着力則明體適用之儒宜乎

不得見矣噫賢才之作成莫先於師道而今之為士
者以從師學道為耻粗解舉子業則傲然自足不復
知有性理之學未仕之前趨向如此他日立朝其無
樹立可知豈非教養之方有所未實而然也伏願
殿下先倡正學以為導率之本別擇諸臣中可堪師
表者授以太學其外學校之官並簡經明行修之士
俾誨諸生勿以課藝為先唯以講學為務成德為期
久任責成以盡作人之實則賢才蔚興以寧之美可
見惟 聖明懋其實焉九曰消朋黨之實朋黨之作
其端甚微而終至於貽禍國家漢唐之已事可鑑也

曩自數十年來奉公之義廢立黨之風成以同異為善惡以好惡為用舍擯斥忠良斷喪國脉至於頃歲而極矣爾時浮躁不逞之輩趨附喜事者本不足道其中固有秉心公平不喜為黨者當一邊得志之時不欲隨世俯仰稍自崖異則輒以物色相加初則疑之以黨終則斥之以黨或捃撫所親甚於連坐由是一時士大夫得脫於指點中者幾希然亦不無終始自立若范祖禹呂大防之不黨者未可槩以名色論也今 殿下深燭既往之禍痛戒偏黨之害嚴飭朝臣出於至誠朝臣等起於積年屏廢之中亦嘗目怵

而心驚者久矣莫不淬礪一心仰體 聖意以此相誓故朝著之間無向來偏比之習豈非幸哉但朋黨之名固人君所當惡然若此心先主於中有所繫着而遂疑君子為黨則亦未可也蓋君子小人各自為類君子與君子為朋小人與小人為黨其勢固然不得不爾故君子之斥小人為黨者公也非誣也小人之指君子為黨者誣也非公也苟徒知朋黨之可惡不察其賢否忠邪而一切務去之則好惡一偏取舍顛倒遂至於小人得志君子獲罪而亂亡隨之可不戒哉大抵同朝之士有兄弟之義古人相處以禮讓

為先以信義相好議有不合則責以勉之事有未當則糾而正之兩無猜嫌可否相濟今則此義久替士友之間情意不親故疑阻易生如草之有根萌芽易動目前湊合未能堅定此則交孚之實有所未至而然也然要不可抑勒為之若磨以歲月無有罅隙黨之一字不復掛口則自當消融滾合漸見好氣象矣第念宋元祐時諸賢滿朝而因蘇軾矯激之一言分為洛蜀朔三黨如程頤大儒亦不得免以致章蔡乘間復入誣以姦黨遂速靖康之禍誠可慨也故為士類保護計者務為鎮靜防其未然不可不深慮也伏

願 殿下先明在我之德建極于上勿以朝臣之朋黨為憂唯以辨別賢否為意果知其賢也則任之勿貳惟恐其類之不衆坦懷待下毋少間阻使羣臣各務和協同囿於平平蕩蕩之中則朝廷和而四方亦和自無朋黨之患矣惟 聖明懋其實焉十曰飭戎備之實非兵無以衛國不備難以禦敵治安之世猶不可緩况邊事孔棘之日乎我國西界與奴賊只隔一水而近賊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賊衝突之患不朝則夕而相持累年踈虞日甚力殫於防戍財竭於供應凡所以拮据補綴者悉歸於遼兵之接濟

列郡蕩然已成空虛之地此自盡之勢也賊若驟至則未知以何策制之以何兵禦之言之至此心可寒也乃者伏覩 聖教有曰賊若犯關人臣之義不可退在預講赴援之策以為答 皇恩之地茲教一下人人思奮大義所在師直為壯所謂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賊已逡巡震疊於千里之外者也臣竊料賊雖桀驁不過控弦數萬竊據一隅而已以我土地人民之衆較之當不啻十倍苟能自強而悉力所向以示必討之形則雖不能一舉蕩滅賊必畏難而不敢輒動將有解散之漸矣昔高麗定宗朝聞契丹

將侵選兵三十萬以備之恭愍時值紅巾之變合兵二十萬勦平之其軍衆如此我朝壬辰之後雖生齒不敷必不下於麗季而當局者每患無兵臣恐制兵之道未得其實而然也噫廣取武舉正軍日縮黃口小兒冒年苟充則軍簿踈矣兵無素養臨急調聚將卒不諳遇敵奔潰則軍制失矣入防邊堡唯事侵剝上番京城實為役軍則軍政壞矣且我國之制軍民二政俱屬守令故力難兼察以致軍政不舉今宜變通依中朝治民則付之守令撥兵則責之武臣各邑將官並為擇差切勿遷動自哨官把撥以至中軍營

將有關則視其功勞久近以次陞授專管練習之事
赴防則以其將官率領前赴其受任年久顯有成效
者別為論賞或拜宿衛之職或除守令邊帥又作隊
軍分為三等精壯者為上其次為中老殘為下成籍
三件一上于該曹一歲于兵營一歲于本官其精壯
被抄者常時預為裝束赴防則使其次老殘辦給行
資如是則自該曹可以按名呼召庶免臨時抄發之
擾矣號牌閑丁亦分三等士族則自前不定賤役宜
屬武學或徵布給軍庶孽則試寸或武學或軍保庶
人則定相當役至於西路入作流徙無常而以備耕

為業主戶之支保至今者亦其力也一聞徵布之令
必有逃散之志限事定勿徵之意明諭鎮定似乎得
矣伏惟 殿下勿以時刻少安為可恃勿以寇賊不
來為可喜大小文具一切擺去遑遑汲汲唯以繕兵
固圉為事申飭廟堂日新刻厲選將訓士廣儲蓄修
甲兵明賞罰信號令以盡在我之實則國威漸張邊
患可弭矣抑臣聞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
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眾不二
聽上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是知和與信為固國制兵
之本也古者養兵必以養民為先而今者勞役之苦

民不堪命撫綏之惠民不獲沾平居既失休養生息
之方况望其緩急効用之實乎惟其不和故無親上
之心不信故無必死之志蓋亦思其本乎惟 聖明
懋其實焉十一曰厚風俗之實國家之盛衰係風俗
之厚薄風俗之厚薄由君上之好尚故堯舜在上則
仁厚之風成而比屋可封桀紂為君則薄惡之俗成
而比屋可誅上好下甚理所然也昔夏俗尚忠商承
其敝而救之以質商俗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
猶恐其趨於薄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深仁厚澤至
於七百餘歲而後亡及漢初興懲秦苛酷矯之以寬

大文帝尤以德化民一時將相少文多質恥言人過
化行天下風流萬厚四百年之基業實由於此我東
方風俗素稱柔謹卿士子弟能知禮讓修事親敬長
之道農工商賈亦守本業無犯分凌上之習臣及見
承平之世去古雖遠老成先進之人多敦朴雅重口
不出毀訕之言身不履詭激之行以此成俗故壬辰
倭亂雖無知小民莫有從賊者倡起義師以至勦滅
供給天兵竭其財力而無怨叛之心其習俗之美駁
可想矣式至于今世道一降廉恥都喪子弟而昧孝
悌之方賤庶而蔑尊卑之等至有亂常悖逆之變相

躡而起衰薄之風日滋月甚如江河之決愈趨愈下
將不知其所止尚忍言哉蓋自頃歲以來民之化於
不善久矣舊染之污粹難盡滌唯當寬柔以教之篤
實以化之使之漸變可也在昔殷之頑民大者作亂
小者驕淫不率法度周公知其不可朝夕治也舉而
遷之于洛未歷數紀而皆化聖人用意之勤如此孔
子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也今之議者或徒
見末俗之弊不務德化而揚清太過不思舍垢而除
惡必盡澄汰已了更求查滓使不善者殆無所容其
其志則可矣欲以此冀其速治之効難矣嘗聞古人

持論務從寬厚不廉者謂之簞簞不飾而已行污者
謂之帷薄不修而已自非巨惡或加包容勿為已甚
使其自新此君子寧失於厚之意也今也刻覈有餘
忠厚不足成效未臻澆風已扇雖曰清明之世淳龐
渾厚之氣索然無餘夫朝廷四方之本君子庶民之
倡然則人心之不古風俗之未醇豈非表率之地有
未能盡實而然也伏願 殿下修道於身成教於國
先德化而後刑罰崇禮義而厲廉恥謹庠序之制以
導其民申鄉約之法以善其俗使人皆知忠厚之為
本薰蒸透徹觀感興起上自朝廷下至黎庶無不濯

磨瑕膏漸漬德義以自歸於厚則風俗丕變古道可
復惟 聖明懋其實焉十二曰明法制之實法制者
藥石也藥石所以攻疾法制所以輔治有國者不能
捨法而成治猶醫者不能去藥而療病也夫人君以
一身處億兆之上持三尺之法而風馳雷厲殺生廢
置人於千萬里之遠如領挈而裘順網舉而目張伸
縮弛張無不如志以法在故也古之聖王道之以德
教齊之以政刑猶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為之法
制使仁義之教寓於法制之中法行而仁義亦行故
民畏之而不犯誅之而不怨由其法制之素明也降

及後世或以私意而廢之或以已見而變之人知法
之可撓也則險譎者舞智而弄法佞諛者倚勢而賣
法終至於法亡而國不為國可不慎哉惟我國家聖
作神承制度既備法亦必行聞 太祖朝上將軍金
仁贊以衣綵段特令囚訊當時用法之嚴為如何哉
今 殿下承近世積敝之餘赫然臨御如雨露之涵
潤如雪霜之肅殺陽開陰闔威怛惠懷凡厥臣民改
心易慮兢兢奉法毋敢少肆行見振肅之効而奈何
更化未幾玩愒猶昔政歸姑息事多廢闕小惠徒勤
大綱不立至於犯贓貪汚之吏率免重刑生事上國

之譌旋即輕釋法之不行從可知矣且居官者不習
典章以諳練為俗流以恪勤為庸鄙法文仰律官之
口公案委胥吏之手加以我國之習不能耐久論說
多歧好惡各異或不知緩急而妄欲更張或不審利
害而惟務近功羣議所定一言輒改不究法意爭立
科條變革無常莫知適從其失信於民如此故令之
而不從禁之而不止桎梏雖加而略無懲畏誅死相
繼而犯者逾衆夫如是則雖謂之無法可也以此觀
之方今法非不良制非不善而所不足者實也苟能
申明舊章修舉廢墜而行之以實則一部大典亦足

矣故有法不行是謂無法行而不實不如不行孟子
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斯言信矣雖然事
變之隱伏無窮而法制之隄防有限治亂安危之幾
有出於法制之外者則亦不可恃法而為治唯當慮
之於未亂制之於未危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當其
成而憂其敗天下之變後世之患叅錯預度於胸中
隨時制宜使不至於危且亂焉其亦可矣伏願 殿
下以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堅持如金石必信如四
時使大經大法如白日之中天人皆仰覩不敢違越
至於大典續錄宜令廟堂詳加刪定行之無弊者遵

而勿失其有窒礙者變而通之酌寬猛之中為畫一之法俾人人知畏而自不為非則瞻聆一新國家可治矣臣又聞法不自行待人而行昔周公制法時致刑措蕭何作法民以寧壹苟不得人而任之則雖用周官制度一一講明必無補於實政故曰人存政舉人亡政熄惟 聖明懋其實焉嗚呼茲前十數條雖若迂緩而為治之要實不外此勤學正心又所以為治之本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帝王為治之道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得其要則簡而易不得其要則煩而難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得

其要故也然徒得其要而不得其實則雖勞心焦思宵旰憂勤亦終無益矣臣聞凡事不進則退國勢不治則亂今日乃 殿下謀始念終不遑暇豫之時也時日易失事功難成其進而至於治其退而至於亂罔不在今日惟 聖明省念焉噫今臣所言皆諸臣已陳之芻狗決知其萬萬無用而劄稿已完未敢焚去病中荒耗今始投進無任悚懼之至且念臣痼疾在身報効無日誠恐朝暮入地永辭盛代生為尸祿之臣死作負恩之鬼臣所為惓惓者此也倘蒙 殿下恕其愚而進退之章甚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嘉鄉愛君憂國之誠所陳縷縷之言無非至論格言而劄中之意專在於務實可謂知要之論也予敢不服膺力行以副卿意哉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二終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雜著

觀察使安公墓碑銘

蓋公於先君子有同年之契晬光時尚童幼每從容次望見公顏色既弱冠登進士始拜公於直廬又後十七八年晬光長成均再謁公於私第則公勤勤然以故人子遇之意甚真也於是竊豔長者之風而著不忘于心矣今公之孫夢周以公銘事見屬其可悲已謹按公家狀諱宗道字貫夫順興安氏在麗朝有諱裕位僉議中贊謚文成從祀聖廟歷三世至諱瑗

入我朝為開城留後後先子孫大顯蔚為鼎族具載
譜牒可略也高祖諱儀其官曾祖諱繼宋敦寧府主
簿贈通禮院左通禮祖諱光晬贈承政院左承旨考
諱景崱翊衛司翊衛贈吏曹叅判妣斗壤趙氏縣監
自知之女以嘉靖壬午生公公自在髫齡莊重不好
弄識者異之稍長力學中丙午司馬乙卯文科初授
槐院至正字旋入史館至奉教丁巳遭叅判公喪廬
墓三年制除遷侍講院說書諸曹則刑禮兵吏佐郎
吏曹正郎臺諫則正言掌令玉堂則修撰校理師儒
則司藝司成又歷尚衣僉正司饗司宰正丙寅為便

養乞守白川郡有惠政民立碑以思壬申由右通禮
陞通政吉州牧使甲戌遇母夫人憂守制如前喪服
闋差冬至使赴京師還拜掌隸院判書事庚辰沈已
丑出為慶州安東楊州三邑忠清道觀察使入為判
曹叅議壬辰以利川府使屬倭寇朝議替以武臣與
公散秩至庚子八月癸卯感疾以卒壽七十又九用
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楊州某里某原從治命也公
為人慈祥瑞恪侃侃自持性且孝友篤於奉先推及
同氣恩愛無間恭以律已信以待人處家以莊而內
外有截莅職惟勤而條約甚明居第蕭然僅取容膝

以閑自適有同寒士非公事未嘗出聞人有善稱
道不置常以言人過失為子弟戒公巨擅時譽駁歷
顯秩而以在銓地為言者所斥竟不獲大用亦命也
然公自失職後能斂退自守不復萌進取意棲遲外
官以終其視世之人貪進不止百方鑽刺以求必售
者不亦遠乎夫人李氏宗姓翼城副守珪之女善於
內治克盡婦道年七十一先公癸巳卒至是祔葬焉
凡生五男世震早歿贈左承旨世復豐儲直長世熙
都摠經歷世憲軍資判官世傑鍾城府使一女適士
人韓伯溫側室二男世潤觀象監正世演武科出身

云云內外曾玄孫男女又四十餘人銘曰
始進之銳終也則鈍其誰怨尤公遂偃蹇位胡不崇
用胡不究準之以年亦克有壽天實何心窮達惟命
于身不羸以培後慶有丘壘如公藏在我銘詔之
尚亦無愧

宗簿寺正趙公墓碣銘

尚論之士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其曰古者非以其世
以其德也余嘗以為居今之世而有古人之德則是
亦古之人焉即松湖趙公是已世之聞者頗以余言
為信余于是始信知公不妄公歿既十年其孤洛賢

以崔君有海之狀來屬余銘且言願購大家文以圖不朽吁公之德自不朽余非其人烏能不朽公哉若謂余粗知公者則不敢辭乃瀝涕而叙之公諱應文字一貫漢陽人遠祖之壽麗朝僉議中事輝良琪雙城總管暎仁璧洎連世為相或封府院君歷知事慕僉知宗孝典簿勉司果廣弼至僉知諱澄為公考宗姓李氏永花正呈珠之女為公妣此其世系也公少力學即好古文辭雖從舉子業不蘄刻削巧中頗自放於繩墨之外用是屢誥亦不屑意萬曆甲午始登第人訝其晚而快其成初授成均館典籍遷刑戶兵

三曹佐郎以接伴官隨 天將于湖南訖事還歷刑戶兵正郎出杆城郡守入奉常寺僉正由內贍寺正拜司憲府掌令又自尚衣院正出南陽府使入成均館司成兼春秋編修官克實錄廳郎廳累轉司饗院軍器寺正丁未出延安府使入宗簿寺正此其履歷也晚得末疾漸劇以辛亥十月某日具簣于私第距其生嘉靖己酉壽六十又三葬揚州某里某原公真醇篤厚有古人風於事親則色養無違遇僉知公朝京道卒奔號迎奠哀禮兩盡奉大夫人備極甘旨有恙則手調湯劑嘗冀禱天以致誠感及居憂廬墓如

前喪鄉黨艷其孝為官則一任惻簡以律已寬以
益民常見去後思當杆城時我人之沒倭跳還者被
隣邑宰戮以冒功而其抵郡境者賴公勤活人至今
誦之接物則不立畦畛所懷必盡故人皆悅慕然好
善嫉惡自其天性聞人有善喜之若驚遇不善人視
之若浼不少假顏色嘗有秉銓者知公亟欲推引而
公守正不苟唯與親故賦詩樂飲自號无悶以見志
築室唐陵江上時出倘佯澹若無意於世者至於死
生之際人所難克而公在延安屬西警甚棘修城塹
繕器械誓以死守余聞而壯之逮公疾余往問焉則

疾已殆呻楚不可堪而怡然若平日非有大段定力
不能也余益敬之公初聘縣監李懼女繼聘觀察使
崔蓋國女咸盡婦道崔氏撫育先孩以至長成無間
已出壬辰避倭之日常佩利刀為臨急自決計其他
節行類此後公一歲仍毀不起得年四十九凡生三
男四女男曰榮男女適進士李安真次適正郎權士
恭者李出也曰濂賢早天次即洛賢女適評事崔有
海次適某官李裕後者崔出也榮男生男幹幹生男
重呂濂賢生男一洛賢生女一進士生男一女五正
郎生男一女三評事生女一某官生女一並幼嗚呼

若公者庶幾無愧於古人而位不視德年僅中身或
者疑于天道焉然有子暨孫俱志學而文能稱其家
諸壻玉立名耀一時未艾之祚意其在斯乎銘曰
行之正守之勁本諸性位不竟年不永由乎命積者
盛施者省為後慶

承文院博士鄭公墓碣銘

晬光數歲時駿稚無所識然閱國朝三綱行實書得
博士公姓名而心艷之稍長即友博士公之孫孝成
氏每過其門棹楔交映未嘗不仰而肅敬焉蓋博士
公歿今百十有八年而孝成氏又以公銘事見屬其

薦於追遠如此亦可謂能孝矣晬光既辱世舊安敢
以不文辭謹按公諱舟臣字濟翁晉州望姓知中樞
院事恭戴公諱陟之孫承政院左副承旨贈吏曹參
判諱誠謹之子妣文化柳氏工曹正郎諱孝章之女
也公生成化壬辰以成均生負中弘治辛酉文科選
入承文院副正字進博士甲子參判公遇暴禍以卒
公號擗不絕聲勺水不入口者六日而齒牙盡脫手
指俱墮以至棄命年僅二十三時人語曰父死於忠
子死於孝死亦榮矣聞者傷之葬于廣州治西甲坐
庚向之原從先兆也公不幸早世言論風旨遠莫能

詳確就其家乘而得一二焉公簡重義風儀人比之
蘭薰玉潔至相謂曰纔有非僻萌于中一念濟翁則
惕然自消其見敬慕如此時叅判公以鯁直敢言忤
廢主蓄怒未發公嘗私於叅判公曰主上荒亂禍且
及矣盍速去之叅判公曰吾受先朝恩厚當死生以
之到此地頭無可去之義叅判公固以死自許而公
之先見卓識亦非人所及也噫公以一死扶綱常揭
宇宙炳炳烈烈使百代之下為人子者皆有所矜式
而興起焉則其關於國家之風教大矣不亦偉哉公
初娶丹陽禹氏叅原縣監拜昌之女繼娶長水黃氏
吏曹叅判事孝之女無嗣黃氏取公弟判官梅臣之
子叅奉元麟後之叅奉生一男即孝成折衝護軍護
軍生男長曰百昌文科前藝文奉教次百亨進士女
適士人金以鏡百昌生一男一女百亨生一女以鏡
生二男皆幼邠氏自恭戴公以清白致顯位以忠孝
訓子孫叅判公以下至護軍君四世而旌忠孝者六
先後行蹟俱載圖牒即世之婦人小子莫不目飮而
口誦蓋古未嘗有也今奉教昆季亦皆以文行世其
家業嗣是以往子姓之克肖無忝能趾厥美者又將
千萬世而不替也其可敬已乃再拜而為之銘曰

維罔罔以轢維赫赫以舒其不可訟者命而其不可
証者理歟

同知敦寧府事南憲金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年辛酉十月壬午南憲先生金公考終于養
生坊私第壽八十朝之賢士大夫與後進小生之聞
義嚮風者莫不奔走涕泣有若骨肉之感况眸光受
知于公最親且久而病伏田野不獲臨壙一慟為幽
明負今公之甥成君汝學以狀抵眸光曰知吾舅之
深者莫如子子宜銘豈敢辭以非人而重負公謹按
公諱玄成字餘慶南憲其號也系本金海首露王之

後中晉不振曾祖諱繼善祖諱仁孫俱隱德未仕至
考諱彥謙始以文學行誼顯累官原州牧使贈左贊
成妣廣州李氏進士重卿之女夢大星降于室遂娠
公生甫二歲手摸壁上書字及不舎見者竒之五歲
讀小學略知其義筆札外無他弄十五益通經史日
晨省已在父母傍終夕伊吾不輟資成公常曰此兒
才氣脫凡受學至冑縻慶迎刃輒解少無疑難異矣
異矣弱冠登辛酉司馬旋擢甲子文科授校書正字
轉著作博士例陞成均館典籍移迎曙察訪入工曹
佐郎出牙山縣監入承文院校檢又出文化縣令壬

芝華集卷之二十三
午荐丁考妣喪制除歷嘉山錦山郡守入刑禮正郎
壬辰倭變追扈大駕于義州以禮賓寺正兼備邊
司郎明年出載寧郡守歷仁川府使入內贍司宰軍
器等正壬寅特遷揚州牧使差製述官佐僨詔使
于境上還拜魏山郡守入奉常正移尚衣正丙午
詔使又至再命公為製述官前後皆才舉也時朝廷
設局命諸學士撰進東詩集公與其選事訖陞通政
歷朔寧郡守驪州牧使戊申寫宣祖大王玉牒以
勞特授嘉善同知敦寧府事遷中樞丁巳承命平壤
寫箕子碑文逮還聞有庭請不預者罪不測或謂公

且母入以俟公曰死生有命吾何巧避為遂復命退
即謝病不出坐此免數年屬歲儉饘粥或不繼銓官
有憐公者付散秩以祿之及卒貧無以庇襄十一月
己未合贈錢窆于高陽某里酉坐之麓先兆也公為
人英粹端恪恭溫剛果處身行事一循繩墨無表襮
無矯揉視義以動守正不變金精玉潔終始如一真
篤行君子也性且至孝奉兩親色養無違所受俸祿
盡歸之親已不私焉親疾則沐浴禱天割手掌出血
以進及喪毀瘠幾不勝廬于墓側朝晡笑奠麻經不
去體平居昧爽梳盥畢整衣冠拜先廟出入必告至

老益處方病革猶諄諄以其親不享極壽為慟悲動
旁人豈所謂終身慕者耶有一姊友愛甚篤初登第
時資成公喜欲畀臧獲若干公固以有姊辭資成公
嘉之勉從其志暨分財唯取荒殘至如書籍微物悉
任姊自擇姊感其義亦不忍占晚年迎養如事母杯
羹寸鬻必與共之有表弟寔甚公假一力以備薪水
弟亡而奴產三公分其二以與表弟之庶子及甥之
窮者有奴死無子家頗饒或勸公准法收其產業公
曰乘人死而利人財非義也苟奪其產孰掩其骸卒
不問其輕財重義亦人所難而在公為踈節也莅官

則一任悃愾以恤民吏幹非長而所在遺愛邑人
頌其清白家人以公刻苦不肯少置弛張有願作後
計者公正色曰舉家得飽足矣安敢剝公以益私耶
每罷歸家無甌石妻孥色飢而不以為意處家則留
心問學慎獨加工雖在燕閑未嘗見惰慢之容尤好
近思錄周易啓蒙等書端坐竟日沉潛玩索人莫能
窺其際引誘士子老而無倦故執經質疑者屢恒滿
焉壬子以後常杜門靜養一不參朝論而猶惓惓憂
世嘗抗章請復任叔英削科上亦優答平生無所
嗜唯酷愛山水遇一佳處輒倘佯忘返有歛退長往

之志而不果也其文章最長於詩精緻有味切近的
當自成一家其筆法少師趙松雪而有奪胎自得之
妙求者填門揮灑不厭一時公私碑障皆其過墨也
噫公有不可奪之志節有不可及之德行有不可掩
之才學而謙虛內美務自韜晦故世徒見其在外之
文藝而誦之寶之然不知二者之於公末也李栗谷
先生亟加贊揚謂宜置諸臺侍成牛溪亦曰如金某
者當於古人中求之此足以觀公者矣夫人李氏即
宗姓以敬以順克盡婦道愛育昆季之孤若已出他
可類也先公二十九歲歿祔在公左有繼後子遴秀

亦前逝生男曰某某公卒後用原從勲贈議政府右
議政蓋國家以生所未及命者命之吁惜哉銘曰
何惟昂精白乃長庚繫公之生亦孕光晶為國珪璋
蔚有令望外溫內剛詩禮自將發為文章餘事鍾王
輝耀宇宙卓絕終古維星有斗世皆仰觀公實似之
學者宗師爵位不卑亦既遇時然嗇厥施孰主張斯
惟執不移卒齒無隳我銘非私請質神祇

貞夫人盧氏墓誌銘

粹光少時則聞世之論婦女之賢有士行者必曰盧
夫人盧夫人及長得友夫人之子永起氏以永起氏

之所成就知夫人之德又能有以教導子也如此於
是益信前所聞者今永起氏以夫人幽窆之銘徵於
晬光晬光義不敢辭謹按盧氏為交河大姓高祖諱
思慎議政府領議政宣城府院君曾祖諱公裕同知
中樞府事祖諱種兵曹正郎考諱僉司導寺僉正妣
坡平尹氏奮義靖國功臣坡城君贈領議政諱金孫
之女夫人在室端嚴有法度通曉義理唯勤女紅休
聞夙彰既笄歸柳氏為議政府舍人贈吏曹參判諱
堪之配順以事公莊以蒞下得婦道甚嘉靖己酉參
判公因觸忤權奸謫慶興乃極邊遠惡地也夫人足

未嘗出門一步而決意分死跋涉以從之非尋常兒
女所能辦聞者莫不吐舌歎歎以為難焉居謫十許
年盡心保養略無羈寓戚嗟之色屬公疾甚危倉卒
無醫夫人斷指和藥以進疾遂間蓋誠所感也逮公
還朝未幾卒夫人終其喪不櫛沐哀毀過節殆至滅
性奉祭以誠務極豐潔不以貧故少替有新物非薦
不嘗祭器必別貯所得庶羞必閣藏以俟享祠宇未
就則悉力經營以畢公志前夫人有五子女視同己
出撫育諸孫以成昏娶長孫有年與己子並者每有
過輒撻己子以誨之待族黨隣里一以誠意人皆翕

然敬服至於立心制行方正剛果類士君子遇事當
為行之不疑而猶必務求至當雖卑賤之言可用則
聽之家事大小必咨於諸子而未嘗自尊非達識無
我何以及此嗚呼賢矣哉萬曆壬辰避倭隨長子永
健于孟山治所癸巳七月病卒壽六十又六翌年甲
午二月祔葬于揚州松山里庚坐之原凡生男二女
一男即永起曾任加平郡守餘皆夭郡守娶某官某
女生男某女某銘曰

惟行之懿惟德之備惟家之宜克配君子既堅且貞
展也女士嗟惟夫人世皆仰止惟松有山其峻可比

我銘不諛惟後之盼

遂安郡守月峯金公墓碣銘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二月九日月峯金公卒于遂安
治所大夫士相吊于朝曰賢人亡矣莫不歎惜涕洟
出於至誠况睟光與公最親且舊非淺淺相識者比
乎友人金君一叔信士也每見輒潛焉曰自月峯之
亡也宿草屢秋而墓道無刻此吾輩之責也子盍為
誌睟光固有意久矣今其孤會宗續乘以請嗚呼尚
忍銘諸辭既不獲則乃泣而叙之公諱順命字正受
本新羅太宗之世有周元者封溟州因氏江陵麗時

有曰上琦與子仁存孫永錫俱位平章事公其後也
七代祖諱錘入本朝為工曹判書曾祖諱由岳漢城
府判官贈僉知中樞府事祖諱渾司宰監正贈承政
院左承旨考諱光烈社稷署令贈吏曹參判皆以公
貴也妣成氏贈貞夫人以節行旌閭龍仁縣令孝兄
之女也公生於嘉靖辛酉中壬午進士戊子文科第
二名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己丑薦藝文館檢閱既仕
累月因史事被削在散者數年壬辰避倭揚根地遇
賊公二親老不能行公與元哲命翼蔽之賊遂斫公
以及二親一家同死者甚衆公創重絕而復甦然猶

痲痕滿面見者傷之乙未由承文博士陞禮曹佐郎
移兵曹至正郎兼春秋知製教皆清選也丙申以成
均直講差御史巡按關東旋入弘文館副修撰歷侍
講院文學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丁酉倭寇將再
逞公與同志若干人主復讐討賊事朝廷為設廳使
之招集軍兵公方任持平以力難兼察乞遣拜校書
校理仍求出為全羅都事至則巡諭列邑募得數千
撫以恩信衆皆樂附聞南原圍急領軍馳赴未至而
城已陷戊戌拜副校理校理文學兼文學者各再獻
納持平者一己亥出守槐山郡為政平易一境大治

後民為立碑思之庚子陞牧忠州兼帶春秋壬寅入
為掌令遷直講軍器正司諫執義時有一王子貪戾
取怨人莫敢上聞公入對榻前乃極言之辭甚切
直左右失色悚息以聽由是遷授正宗簿寺轉濟用
監甲辰除瑞山郡守屢以善治聞特賜表裏丁未進
階通政尋罷還戊申拜黃海道觀察使即辭適為兵
曹叅知庚戌授南陽府使癸丑瓜且滿換任潭陽相
臣有知公者悶公病且遠行啓適還朝公素有疾至
是乞便任赴遂安郡蒞職未久勤瘁益篤竟不起年
五十四訃聞賜賻及祭有加用其年四月歸窆于南

陽府陰德里艮坐坤向之原與夫人同塋公儀容秀
整稟性方嚴自少耿介宅心恬靜終始一節不修邊
幅敏於為學果於為義操守甚堅與人寡合臨事論
議一出於正未嘗以利害少撓為守令則清簡自將
必欲利民除害為臺諫則忠直自勵唯務恢張公論
為文詞精緻峭緊一字一句必刻若乃成恥同于俗
故罕有述作與朋友處規過責善以相輔益所與善
者無不敬憚悅服然志行峻潔剛於嫉惡見人非違
及諂附勢利者若將浼焉又不肯隨時俯仰故坐此
連蹇多躓而少成噫以公之德之才世皆想望有為

而年既不永用又不究天之報施乖舛若此曷勝慟哉夫人竹山安氏某官諱景說之女天資粹懿內治甚肅以勤以順克盡婦道先公二歲歿男長某次某女適某官銘曰

繫公之德惟清與直其清也水其直也矢惟邦之式惟士之特朝陽有鳳出為世用翱翔臺閣密勿經幄一鳴驚代人仰風采賦政于外曰古遺愛將大有為胡嗇厥施生不偶時嗟我數竒正人奚罪天道或昧善積而餘為後之儲陰德是宅實惟天錫我銘在茲其永无隳

贈吏曹判書朴公墓誌銘

晬光生後於公十六歲矣而嘗舉進士為同榜實有忘年之契焉歲壬辰晬光以從事道芥築其宰即公也方賊衝突奔命靡定而矚其貌閑雅如平日固已異之越甲午公以松都留佐來訪晬光於洛下屬時擾攘勞動不遑而視其色和粹如前日又益異之以謂公克養有素其得壽無疑不一年遽聞公卒嘗竊疑之而竊慟也今其嗣子應善以世分之誼來徵銘噫其敢辭按公諱璘字仲溫遠祖諱進昇有功麗代受邑務安仍家焉歷數世至諱文晤位政丞其孫諱

義龍入本朝為刑曹判書寔公七世祖也曾祖溫陽
郡守諱晉卿祖掌隸院司議諱堰考義城縣令贈戶
曹叅判諱仁豪妣贈貞夫人南陽洪氏為天安郡守
胤玄之女領議政韓効元之外孫公以嘉靖丁未生
生七月而夫人卒鞠于外氏以至成立壬申丁縣令
公憂哀禮兩盡毀幾失明丙子初授社稷署叅奉壬
午中司馬試歷司宰監永崇殿東部叅奉司饗院奉
事敦寧府直長乙酉陞掌隸院司評丙戌出監長水
縣戊子聞兄琮病亟即棄任歸己丑由司憲府監察
監伊川縣辛卯因事罷壬辰叙司畜署司畜遷工曹

佐郎未幾選為翊衛司翊衛值倭寇至隨駕平壤復
拜工曹以檢察從事官承命巡歷本道山郡旋聞
西京失守仍詣伊川東邸會平康缺倅難其人特授
公縣監既數月方伯請代以武臣公即赴義州行在
拜軍器寺判官癸巳天將李如松勦平壤賊公以
職事之接伴使李相國德馨乃留公為屬隨軍抵
開城即除本府都事是時新去亂人死亡殆盡戶不
盈丁且當孔道軍兵往來繹屬日或數千公撫摩收
拾左右酬應事皆稱辦然在任累年勞瘁日甚親故
或勸其退養公曰方國家昇平時做官干祿及今艱

危乃為自便計耶乙未春疾遂篤始去職而不任登途僑寓府境民舍至七月卒于寓所年四十九即以喪歸用十月葬于揚州某里坐亥向巳之原從先妣也卒後十年錄扈 聖宣武二勲原從累贈今職以及考妣用前勞也公天資篤厚性且孝友奉祭祀極其誠敬一從文公家禮事兄如嚴父至冠猶共被以寢雖異居日必早會夜罷及病休官侍藥不解帶者踰月待寡嫂如慈母盡心奉養睦於親族濟其貧乏庶叔之無歸者予家屬畜以終身皆人所難也訓子弟則以好善力學勿安交游諄諄戒飭為守令則寬

以臨民嚴以束吏常見去後思其為伊川地產貂羊舊有山稅官網其利公至即罷除之其簡於自奉類此李察判廷馨正人君子也公與為友壻特相親愛李公嘗許以知已則公之所存可知公善楷字至於美數弓馬無不兼通蓋其餘事也初配贈貞夫人坡平尹氏領議政諱弼商之玄孫右叅贊諱鉉之女先公十六年歿繼配贈貞夫人青松沈氏左議政諱德符之後郡守諱荀之女後公一年歿葬皆祔焉咸有懿行甚得婦道尹夫人生男應善以文以行嗣其家業沈夫人生男履善次女長適縣監李厚與次適忠

義衛朴弘基側室男務善女嫁許滌應善娶判書贈
領議政李誠中女生男曰楸曰榴曰櫟曰稭皆
志學而文女二幼朴弘基生男一務善生男曰稭曰
楨女一許滌生男一銘曰

惟綿有州有綿瓜峽胤曹蟬聯茂躋顯秩公世其家
亦趾厥美克孝克友為學在是臨難致命夷險以之
瘁盡乃已歷職母尸造物者何公不食報莫贏于躬
惟後是燾有豐斯阜繫公之箴銘以詔後尚永不忘

贈戶曹參議李公墓碣陰記

公諱恪字敬叔姓李氏系出廣州世居利川有贈判

書諱寬義以儒行鳴世外上舍補官不起 成廟聞
其名召對便殿將授以職固乞還鄉鄉人後立祠以
俎豆之即公曾王考也王考諱址考諱宗奎皆有學
不仕妣海州吳氏贈參判淳之女以正德辛巳生公
公少業文亦嘗得舉而不中授忠佐衛左部將竟亦
棄去萬曆甲辰三月考終于家壽八十四用其年五
月葬于先塋側丑坐未向之原夫人祔焉從治命也
公事親盡孝遇節則專牲致養居憂則哀毀過禮夢
見親顏則夜起涕泣朝必設饌以祭平居與物無忤
睦於親族一以和厚人皆樂慕焉後以子震雄錄原

從勲贈爵恭議夫人竹山朴氏高麗侍中金之之後
 從仕郎世忠之女有賢行善內治嘗比隣失火女方
 七歲跣而出即招回嚴責使納屨以行雖在倉卒其
 教子以正如此先公歿凡生一男二女男震雄今為
 載寧郡守女適觀察使李聖任次天郡守娶贈領議
 政韓某女生男光業生負女適某官任碩後觀察使
 生男長用晉開城府經歷次用恒女長適評事邊宗
 信次適生負柳孝健次適李宗尹內外曾孫若干人
 側室男曰震元震彥女嫁李淑公雖累世隱德以終
 今其子若孫登顯仕者非一鸞停鵠峙方進而未已
 乃知公之斂于身者有以遺餘於後也余於郡守君
 友也求記甚懇故不敢辭以不文略叙其世系始末
 如右

止室貞夫人金氏墓誌銘

夫人天資秀懿稟性端莊聰明過人敏達事理立心
 制行一出於正數歲時父母他出乳婢私取果子與
 喫則却之曰此偷竊之物吾不欲也多方勸誘終不
 肯其雅性然也十三歸于我入門拜舅姑儀度夙成
 不待姆教自能中禮觀者歎異之蓋自幼考都亭公
 訓誨甚至於孝敬二字素所習聞故常曰我之粗識

芝峯集卷之二十三
婦道乃家大人教導之致也平居溫恭謹飭和敬備至而無一言違忤無一事矯飾明折是非唯恐不當於義無纖毫苟簡底意有士君子所不能及者奉祭祀極其誠敬先期齋沐手自具膳裁折之餘必皆謹藏懼其褻瀆終夜不寐以待行事不為隆寒疾恙少懈事我先妣承順致孝略無違志壬辰之亂余以從事官赴嶺南逮京城失守無他子弟弟兄欲奉先妣以出夫人執不可獨從先妣携諸稚弱深入北道備嘗危險而卒得全方變故倉卒之際非真知義理輕重何以辦此其在流離竄伏中尤能扶持供養出於

至誠不避死生以安親心先妣每稱曰吾賢婦也臨終猶諄諄口中曰吾婦孝養之誠終不能報是為恨耳及喪哀禮並盡屬時飢饉營葬無路罄其身上衣資備辦送終無絲髮憾暨都事公之喪亦如之其處變之智奉親之孝求之女史古亦罕焉待姻族隣里曲有禮意濟其貧乏雖重貨不惜與人和厚少言絕無凌忽昵狎之色其所欲為方便指畫使得成就故人皆敬慕親戴必曰吾夫人吾夫人余寡婦與庶從妹同居一家待之盡誠終始無間言愛育二甥之孤者無異親子以至婚嫁二甥亦視之如慈母訓子女

以嚴隨事警飭不令惰慢居常雖甚愛及小有過必加峻責曰常見婦人知愛而不知教以成其子之惡者多矣吾不取也俗尚禱祀每嫉之曰此非正理有害無益巫覡妖邪之言一切不入於耳且不喜芬華親戚家請會未嘗一往曰女子之道不宜出外况燕樂乎唯通問饋遺而已勤於女工以身為率未明早起先令內外灑掃室庭各執所事日有常課朝夕饑羞家事大小皆自檢察未嘗頃刻暇逸余止之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病也志行高潔聞人不善或見事不正如惡惡臭語涉干請者輒斥乃已故人不取私謁

亦未嘗求丐於人年未三十即膺封爵而不自貴重常以安貧守分為心雖在州府廚供猶不煩官專責衙僕曰是亦過矣御減糶有法未嘗呵楚而閨門肅穆人自畏慎又善體下情均其勞逸衣服飲食莫不平等疾病則加護故咸得其歡心卒後婢使有持素訖五年不變者數人其德化之所感如此余性拙不顧生業而善自料理未嘗告乏余又病欲求退則輒曰若決退則我能治農以供粥食無甚難矣每以此相勉而不克果迄今有餘恨焉既屢經重喪積毀成疾而性篤慈愛遇女夫妻俱歿有七孤兒日置眼前

哭泣由是疾遂亟乃曰喪息以後不能抑情至此悔無及已悉呼孤孫泣言吾死矣誰當恤養汝者餘無一語以終生於隆慶丁卯三月辛巳卒以萬曆乙卯十月丙午得年四十九用其年十二月甲寅葬于揚州長興里巽坐乾向之原先卜也金氏系出安東為新羅敬順王之後考義禁府都事某祖禁火司別提某曾祖節度使胤宗妣青松沈氏觀察使銓之女兄舉三男一女男長聖求議政府舍人次義賢幼夭次敏求弘文館副應教女適承文院正字權徹先歿聖求生二男二女敏求生二男三女皆幼權徹生三男

四女男曰躋躋趾女適某某

以夫人之淑德

至行如是而天不與年福不永享亦命也銘曰侍尊章從以子魂不孤尚寧止死則同此其志

貞敬夫人李氏墓誌銘

申判書玄翁公之配曰貞敬夫人李氏晬光少從公遊首尾餘四十年所於夫人之懿行竊嘗一二稔聞而艷傳之蓋公位列卿躋極品當世貴顯矣而視其居第服食猶布衣也世固重公清約之操恬退之節而益伏夫人之德與相乎內也李相國恒福於人少許可至論婦女之潔廉有士行者唯以夫人為稱首

其真知言也哉今夫人卒既月公以狀屬睟光為誌
義不得辭乃次其狀而叙之曰夫人系全義高麗太
師掉之後節度使贈領議政濟臣之女節度使贈兵
曹參判文誠之孫揚州牧使公達之曾孫妣尚氏宣
務郎鵬南之女領議政震之孫嘉靖丙寅生夫人稟
質既異承教亦早在室已著休聞及笄歸公公幼喪
二親舊業零替夫人以推年主贖能自幹家凡百修
整宗黨多之每門會中表娣姒甚盛務以侈麗相高
夫人獨攝敝預坐略無容飾識者敬之謂其有古列
女風公嘗久疾夫人鬻簪珥備諸珍羞藥餌不解衣

束髻者殆周歲公生平澹靜不事治產家常立辟甌
石屢空而夫人朝夕拮据善自補綴不以有無聞公
至於奉先極其豐腆山澤諸品無少缺者日必晨起
手自治具飲及孺賤而不先也巫祝祈禳諸涉左
道必辟遠之性又廉介矧白非義不取公始舉進士
尚夫人喜錫以僮指夫人辭曰諸兄之為是舉固無
錫也女安敢獨也公秉銓時有媚竈求款者夫人斥
之曰吾少而事嚴君無絲髮累長而奉君子如嚴君
焉何可以利故垢吾家範由是閨庭如掃有回寒素
之門自持極儉縉統錦繡一不掛身子女或製進即

篋之曰華服我自不便其雅性然也又薦於友愛公
有寡姊與之共爨三十年如一日姪女之無歸者數
人率養一家終始無間遇公少弟鑑恩愛甚至自童
州至壯艾未嘗異視視諸姪如其子焉母兄僉樞君
壽俊妻病革欲避之他所請於公迎置寢室歿而仍
殯與僉樞君同產者且四歲此皆人所難也自聯姻
禁掖益懼盛滿恒存謙挹不為交通私謁附麗計於
勢之一字斂身謹避見時貴近之家有雇納郡縣貢
獻牟利者治金錢結奧援憑藉恣肆者恥之不啻若
浼惟日采麻織紵自給而已其安分守正如此可謂

尤難矣癸丑獄起公罹網不測夫人囚首墨面寢苦
絕食欲自決者數逮公黜配左右扶護備經險艱而
不失常度戊午廷請子東陽尉以形迹去就為難夫
人毅然曰吾家雖憂畏甚奈何令兒為不義耶非通
大義識大防不怵於死生何以及此噫士子平日讀
書講義理自以為我丈夫也及乎臨小利害改心換
面墮落名節者比比聞此宜知愧矣癸亥正月癸巳
疾卒于金浦寓舍年五十八方夫人之訃聞也睟光
家小下至無知婢使率皆失聲咨嗟曰賢夫人亡矣
間有出涕者亦足以驗夫人之德有以服人也多矣

用三月某子奠某治某原凡生二男五女男長翊聖
即東陽尉尚 宣祖大王第三女貞淑翁主次翊全
娶都事趙昌遠女女長進士朴濠先歿次進士趙啓
遠次朴濟次姜文星一女字而未嫁翊聖五男三女
男長冕次昇冕最女洪命夏餘幼朴濠二男二女曰
世模世楷女李壽仁餘幼趙啓遠三男一女姜文星
二女冕娶海興君尹暄女生一女並幼判書公名欽
字敬叔玄翁其誦也銘曰
惟資之粹惟行之懿既明且智其德也備克配君子
懋相厥羨出言則義髣婦之恥是曰女士為世仰止

卜歲在此天錫後祉我辭無愧式詔來禩

贈吏曹參判韓公墓誌銘

晬光少則從鄉老先生聞韓公篤行士也嘖嘖悼其
不究長而過公之居見掉楔焉又知公夫人為節行
婦也心竊艷之公歿五十七年胤子同樞君孝仲既
顯推恩贈公及夫人視其秩以狀屬晬光曰先墓之
誌有待于今敢以文請晬光雖生也後稔公之名不
啻舊矣其何敢辭謹按公之系曰上黨韓氏本高麗
太尉蘭之後奕世冠冕蔚為鼎族高祖諱繼禧議政
府左贊成西平君諡文靖曾祖諱士介永興府使祖

諱胤昌禮曹參判考諱克恭司園署別提妣李氏縣
監守震之女以嘉靖乙未生公諱天賚字夢說自幼
痊重寡言不妄遊戲甫十歲連喪怙恃能持服不出
戶哭泣不輟聲觀者憐而異之逮壯追慕益深常以
不及親為終身痛耳絕音樂身屏華靡聞人壽席哽
咽不與會遇物新珍非薦不忍食每嘗諱日祀享預
齋素手自具膳務致精潔夜起整衣冠以待行事雖
嚴汲未嘗少替中戊午司馬自以未感不循俗設慶
只有一姊亡無子女姊夫具公思孟悉歸其臧獲公
辭曰不忍以吾姊之所占為吾使役也終不受孝友

之行蓋其天植也其遊太學動遵禮法大為流輩所
推因嗜學積苦病遂就以隆慶戊辰卒年僅三十四
葬廣州治南陰村里丙向之原先兆也配邊氏節度
使明胤之女生而淑哲性且溫惠入公門順承無違
主饋奉祭咸盡婦道親黨歸稱及公之亡自分必死
頭蓬面垢菜果不近口唯以溢飲沃渴而已朝夕必
躬奠一如初喪四時必製衣焚於墓前值雨風雪輒
下庭踰哭曰亡人托體空山吾何忍處房內乎擗踴
殞絕衣裾淚流或凍着地不開仍毀歲餘不起得年
四十祔公墓左後事聞旌閭名載三綱行實書雖古

節婦茂有加焉凡舉三男一女男長即同樞君孝仲
娶監察李彥亨女生男五曰必大早夭曰必遠文科
兵曹佐郎曰必厚內資寺主簿曰必久司饗院直長
曰必明業文女三適校理姜璘叅奉成夏昌博士宋
行吉次孝參初娶贈叅判李克仁女生男一曰必達
生負繼娶僉知柳德容女生男六曰必立曰必茂曰
必亨曰必起曰必建曰必迪次孝祥娶監察宋復興
女生男三曰必震曰必恒曰必升並儒士曾孫男女
又若干人夫以公與夫人之純孝懿行不克永年世
皆疑于天道然今同樞君用各位直言見重一時又

其子姓繩繩能世其家業若此之盛豈非天之與善
而福慶蓋未艾也銘曰

繫公之孝暨婦烈惟孝惟烈樹雙節莫贏于躬餉厥
後善報不遲天與厚有寧一丘卜所宜我銘無愧質
諸祗

順天府重建八馬碑陰記

余嘗閱輿地勝覽見崔碩八馬碑事而慕之歲丙辰
忝吏于茲首訪其故則碑燬於丁酉兵燹不復者二
十載矣慨然謀所以復之于是邑之賢長者許鍵生
負鄭之推等若干人相與鳩材治石不踰歲而告成

意崔公之為是府四百年于今而民思其德如一日
碑雖廢而口碑尚存則安用區區刻石為哉然所以
表識而風厲乎人者實在於此碑固不可闕也昔府
使崔元祐嘗起其踣而猶詩以誇之况今廢而重建
者乎繼是以往凡趨而過之者其廉士也固欣然起
敬以益勵其操其貪者亦將惕然動心思改其不善
然則斯碑之立不唯為吏者之所矜式其關於風紀
甚大視世之所謂遺愛碑只表去思於一時不能觀
感於後世者相去遠矣竊喜茲事之有成而重嘉邑
人之志粗記其顛末如此云

按崔碩高麗忠烈王朝人事詳載輿地勝覽可考
也崔元祐詩云來往昇平節序移送迎多愧奪民
時莫言無德堪傳後復起崔君八馬碑元祐乃麗
季人也余次之曰從古山川幾變移廢基埋沒已
多時姓名不用重鑄石好事相傳口是碑蓋碑面
舊書崔碩八馬碑至是用余言只題八馬碑三字
亦猶峴首之墮淚碑遼東之華表柱不待問其姓
名而知其為羊公與丁令威也

成均進士沈公墓碣銘

始晬先年甫成童遇公於泮宮公時為上舍生意勤

勤不以偶坐視之既醉光贅于公門公又特相親愛
情款甚至固艷公為厚德長者今其孤牧使君詔以
所為家狀索銘于晬光義不敢辭乃投涕而叙之謹
按公諱友俊字而擇為青松著姓青城伯諱德符之
後青城生諱溫寔 昭憲王后之考領議政謚安孝
安孝生諱澮左議政青松府院君謚恭肅恭肅生諱
浚內資寺判官贈左贊成於公為高祖曾祖諱順門
議政府舍人贈領議政祖諱達源通禮院左通禮贈
吏曹叅判考諱銓京畿觀察使贈補祚功臣吏曹判
書青坡君皆用子貴也妣貞夫人全義李氏縣監諱

翰之女以嘉靖丁未生公公才學夙成中甲子進士
謂可立取上第而既屢試輒訕因厭棄舉子業萬曆
己丑遇判書公憂毀戚幾不勝壬寅丁內艱守制如
前喪不以年邁有異甲辰服除而病遂欲六月某子
告終于家春秋五十有八公天性篤孝其事親從少
至老執子弟役不少懈與姊妹昆季極其友愛雖異
居晝必相聚語笑以為樂入夜乃罷日以為常待人
接物出於至誠聞人窘急則施予無所惜且有幹局
善達事理凡所籌畫人莫能及識者咸許以國器而
公素偃蹇自高與人寡合又不肯諂屈為規規徇俗

底意坐此拓落不偶於世吁亦命矣當壬辰之避地
江都也公獨與宗人奉老母為保守計人皆危之後
竟得全始服其智及 天兵勦倭進次松京公毅然
曰古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義不容但已倡率同志
辦酒食船載往勞軍前 天將大嘉其義接伴宰臣
具聞于朝有賞職之命而終不就人益服其高致即
此而公之所存可知已先配竹山朴氏為濟用監判
官世炯女稟質溫順克有令聞庭無間言萬曆甲戌
歿年僅三十葬果川別王村申坐寅向之原及公葬
奠於其右後配恩津宋氏為學生球女亦有懿行事

君子無違撫諸孤有恩治家供祀備盡其宜至天啓
癸亥歿壽止六十翌年甲子附窆于公墓之南凡舉
六男二女長曰諧賢而有學識次譚亦儒士次即牧
使君出繼叔父叅判公後以文科歷任清顯位通政
次謚早夭皆先出也次諧次誼並儒士女適別坐李
邦益次士人金雲龍皆後出也諧生男光濂光洛女
宋錫龜諮生男光洙光泗女長具端兵曹佐郎次柳
奠李巖皆士人諧生男光渭光濟餘幼內外諸孫共
三十許人銘曰
曰既降材而不遇時無位與壽天實何為斂福于躬

惟後是貽善報非忒厥或相之一丘中坎公宅於斯
式銘潛德其永毋墮

勵山郡守鄭公墓碣銘

公諱休復字復初為東萊鄭氏高麗左僕射穆之後
歷八代有諱矩八國朝位議政府贊成事謚良節諱
善卿贈戶曹判書諱程贈戶曹參判諱元耘贈戶曹
判書諱荃藝文館待教贈贊成至諱大年議政府左
贊成是為公考貞敬夫人宗姓李氏孝寧大君五世
孫宗廟署令仁弘之女是為公妣公幼而聰秀長益
精密於事物上無不曲通其妙嘉靖辛亥陰授慶基

殿參奉移司宰司襲例陞通禮院引儀除水川縣監
瓜滿替拜軍器主簿邑民爭願借留方伯以狀聞特
命仍任及還民又立碑以寓去後思自辛未暨萬曆
庚子八為掌隸司評者四漢城判官者再司憲監察
儀賓都事繕工判官者各一出為忠州水原判官開
城都事文義縣令揚根扞城安山德川礪山高城郡
守而德川高城則以病辭不赴甲辰九月因微恙屬
續于鎮川寓所距其生己丑得壽七十六用乙巳某
月葬于廣州陰村里某原從先兆也公稟性明敏端
慤清慎儉約處家則謹承庭訓一循繩墨斤斤為佳

子弟居官則恪勤奉公筮仕五十餘年終始不怠所
在稱職平生行已不事表襮無一毫矯飾底意其莅
松都也貧成公手書柳玳戒子文遺之曰士多富高
官鮮廉潔爾宜慎之公揭諸廳事座右朝夕服膺吏
民亦知敬畏莫敢欺侮其任礪山也聞罷翌日登道
行色蕭然略無吝情人至今稱之若公可謂善繼善
述毋忝所生者矣至於奉先供祀極其誠敬手自具
饌老猶不替亦人所難也配南陽洪氏贈領議政閭
之女賢而得婦道甚事親御下咸盡其方以庚戌某
月歿與公同塋凡舉一男二女男曰灝女長適通川

郡守梁思行次適慶州府尹李廷臣灝娶郡守宋瑗
女生男二良佑生負良弼靈光郡守女二生負李成
光幼學李汝湛側室女一通川生女三承旨尹謙執
義嚴惺叅判吳百岭府尹生男三應黃咸昌縣監應
莢監察應著進士女一幼學權謹內外諸孫共五十
人不佞後公三十五歲生而實有世分之雅且與府
尹君相從固久槩聞公平日行蹟故因其請乃不辭
而為之銘曰

維業有鄭累善積功焯矣惟公有古人風人夸盛族
公獨持冲趾羨為政龔社之能克守家法世載休稱

有種必獲後祉是膺鬱鬱高岑于漢之陰銘以闡幽
百世永欽

工曹判書尹公墓誌銘

萬曆紀元之三十九年八月六日工曹判書尹公考
終于漢城之私第朝之大夫士暨閭巷小民皆曰賢
宰相亡矣相與歎惜涕洟有若骨肉之戚非公德之
服人心深何以致此今距公卒歷十年所矣公之子
參判義立氏以家狀索誌于晬光而謀所以不朽者
噫公之所立自不朽如晬光者安得以不朽公哉然
晬光自為郎屬上下朝著間望公風猷舉止雖不能

窺其大者遠者知其為偉然盛德君子而心竊慕嚮
者雅矣既屢辭不獲則略叙世系踐歷而足以銘謹
按尹氏出坡平始祖諱莘達佐麗祖有功至侍中文
肅公諱瓘勲名益著具載國乘可略也高祖諱岑刑
曹參判贈兵曹判書曾祖諱之崇敦寧府正贈左承
旨祖諱廷霖利城縣監贈吏曹參判考諱希廉以學
行名初 明廟屬意於 宣祖大王選為王孫師傅
卒官慶山縣令 宣祖特命贈左承旨後以公貴加
贈吏曹判書妣贈貞夫人韓山李氏齊陵參奉曄之
女以嘉靖癸卯六月某子生公諱國馨字粹夫古諱

先覺因避忌改從小字蓋方娠時有夢葵之異故命之即今諱也公生未月母夫人見背外王母柳氏取養之不煩教督而自力於學九歲能屬詞幼受業於俞教官任後遊學於李靜存湛藝業夙成辛酉中生進兩選隆慶戊辰登別試文科由承文院副正字遷至博士壬申陞禮曹佐郎歷監察正言刑兵佐郎出全羅都事萬曆甲戌遭判書公喪廬墓三年日上冢哀省雨雪不廢丙子服闋復禮曹陞正郎自此至己卯屢歷持平正言獻納入玉堂為副修撰修撰先是

有柳淵者以弒兄游服刑死公於

榻前白其寃果

獲游伸枉於十七年之後人咸快之庚辰以副校理再授兵曹正郎屬公修舉兵籍命勿遷者屢辛巳差御史巡撫關西由校理拜吏曹正郎歷掌令司藝校理甲申除清州牧使未幾罷復叙掌樂正乙酉以副校理陞副應教特命玉堂官並陞一座一階於是進通訓應教嘗啓以王子第宅僭侈及義安宮外廊踰制事辭甚鯁直命撤其宮廊轉檢詳舍人司諫典翰丁亥以直提學差咸鏡巡撫前後出入邊上揣摩條請多中肯綮尋擢同副承旨陞至右移副提學屬邊帥陞辭命公偕入籌畫公惶懼請免

答曰君臣之間情如父子雖一日十見何妨遂進啓
宋言慎之論黃廷或非同排擊意上喜曰得長者
長玉堂予無憂矣賜酒醉甚上曰卿毋讓不思予
曩日語耶前公為應教時入夜對奉觴不能飲上
曰禮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賜乎雖醉何害
盖指此事也時謂異數戊子以大司成還副提學時
本朝宗系辨証會典頒降大臣諸宰伏閣請上號未
允公因進講啓曰羣臣請號而殿下固讓不許其
盛美反有光於受號且放勛重華史臣之所追述非
尊號也而今羣臣啓辭欲比而同之牽合甚矣退與

館僚上劄請益崇謙德以示不居之義又言宜早建
儲貳以定宗社大計未幾遷右承旨陞左已丑進啓
曰王子年幼教養當及時而外間皆言王子奪占山
澤之利且關節頗行云尤宜禁戒已又上劄請建儲
援引古今得失以及教導王子之事反復數千言傳
者竦然縮頸柳西厓成龍以書賀曰吾輩媿死矣居
數日特除尚州牧使於是三司爭之首相柳公堦抗
章乞留皆不報出都之日道路有流涕者繼妣李夫
人在義城迎養甚至嘗感祝曰聖恩如天不知所
報推以及民盡誠為治弊祛而政舉方伯以最聞賜

表裏獎之辛卯瓜滿適拜忠清觀察使及辭 上面
諭曰卿無恙否仍問本州士可用者公謝不敢以鄭
國成尹瑱孝行對即 命除職壬辰倭寇至進嘉善
兼巡察使俄聞 大駕西狩人心崩潰方收集敗亡
為捍禦之計而賊勢充斥不克以時月進勦言者用
此咎公竟削官甲午始叙僉知判決事乙未拜兵曹
叅判自以父子俱通顯深懼盛滿乃辭適授同樞嘗
引對啓曰 殿下遭此無前之變亟去尊號布告中
外則當初謙挹之心在今貶損之道可以兩盡 上
曰予嘗有此意而不果卿言之真忠臣也即命舉行

時甚躓之而大臣啓寢其事未幾拜大司憲還中樞
公素與柳西厓道誼相厚至是西厓居首揆公在備
局協心謨議忌克者側目將有不靖之端遂力求外
丙申除驪州牧使丁酉病罷旋叙以護軍領接蕭按
察梁布政于西路戊戌歷右尹刑曹叅判陞嘉義其
冬時議攻西厓甚峻并及公罷不叙自是柶遲海曲
者數歲乃構小屋於西湖上扁其齋曰恩省次金慕
齋恩逸三絕句以寓其意乙巳錄宣武從勲復護軍
判決事戊申以左尹轉戶刑叅判大司成大司憲特
陞資憲工曹判書又歷大司憲知中樞庚戌復拜工

曹丁繼妣憂執喪遵制饋奠必躬不以衰病或替辛
亥又哭長子喪沉痛積欲遇風疾遽卒享年六十九
計聞輟二日朝賜吊祭賙賻加禮卜十月六日葬于
廣州南漢西麓公天資粹美風度宏厚以忠信立心
以清謹持身言行相顧絕無表襮而儀容秀偉神識
凝重識者咸服其德量初為舉才業不專意於科式
而於文字上知有用力之方以徇名喪實為可恥異
竟操守之確論議之正蓋有所本矣事親則愉色婉
容發乎深愛以不識慈顏為終身痛遇人呼孃輒嗚
咽不自勝奉繼妣極其誠孝年垂七秩執子役愈恭

凡可以養志悅心者靡不至立朝則終始守正權勢
之途務自斂退唯以直道事君為心事有當言不避
忌諱前後犯顏進諫無非讜論欲議足以維持國脉
裨益君德盖公初釋褐先判書公勉之曰許身於國
貴在盡忠一意恬靜毋求躁進由是佩服先訓不敢
失墜非性於忠愛者不能也接物則一以誠信和氣
盎然見人小善力為稱道如其過惡則不欲掛口及
至莅官處事剖析是非有毅然不可奪者居家則沉
嘿寡言喜怒不形雖當禍患之際亦不少動性淡泊
无所嗜聲色戲玩未嘗近前唯日披閱書史論說古

今之樂教子孫則諄諄誘以義方有過不遠呵責徐
加警飭使知悔而已嘗語諸子曰吾位宰列汝曹亦
外顯班非薄德所堪常體吾意慄慄以淵冰為戒則
可矣收恤宗族出於至誠遇有貧病喪難儘力扶救
尤留意於譜牒常曰為人而不知所自出豈盡人之
道乎悉取內外先派拱成一書手自繕寫讎校雖窮
鄉疎屬苟以戚分來待之無間故莫不感戴以為依
歸為立朝餘四十年清修一節老而彌厲口不道營
產事人有問者輒曰奉公無暇不遑念及逮罷官無
所歸笑曰乃翁求田問舍可謂晚矣公自少負經濟

望世皆仰其風裁崔守愚簡亢士也平生少許可一
見公嘖嘖曰近世士友中歎有其比異時當大任者
必此人也其見重於人如此不幸連蹇擯斥田野間
能處之怡然殊不以為意而一時談者視公如張九
齡司馬君實真其復用既陞八座年亦衰矣朝野猶
想望大拜庶幾有為而天又不假之年命耶人乎有
遺憾矣配曰貞夫人趙氏平壤大姓領議政文忠公
浚之六世儀賓府經歷琇之女也生有淑慎之德事
君子無違行承順致敬五十年如一日窘乏之色請
謁之私未嘗毫髮聞於公事舅姑以孝奉祭祀以誠

凡遇諱日及時事宿齋潔躬執饌具不為疾病懈性
且通明有所言議必斷以義理自戊午廢母之變每
曰吾心痛割若遭親喪後當壽宴戒勿設樂兒孫有
約婚於宰臣家其宰即惹禍官闈者也嚴辭斥絕使
不許婚其高見遠識有士君子所不及者年既耄耄
氣力漸憊而精神不爽思慮聰明無異於少時每早
起梳盥端坐竟夕手不釋女紅所性然也及公歿哀
毀過甚制除猶素服終身方疾革改製素衾以擬靈
寢之用蓋亦持服不變之意云天啓辛酉八月十二
日在叅判君長湍任所卒得壽八十二用十一月七

日祔公墓右至癸亥閏十月甲辰遷厝公及夫人楊
州長興里丁坐之原凡舉五男一女男長敬立志清
道觀察使次義立即叅判君也次貞立前豐德郡守
次禮立次德立皆蚤夭女適吉川君權盼觀察娶命
正李好約女生男二女三曰仁啓司憲監察曰世徵
繼禮立後女適判書金董國郡守任孝達叅奉李志
一叅判娶正朴文榮女生男一女四男曰仁迪天女
適正郎黃瀧縣監安鋌侍直朴以章監役李孝一後
娶牧使鄭燻女生男三女二男世獻餘幼貞立娶學
生金大復女生男一曰世考進士吉川生男女各二

芝峯集卷之二十三
男曰敬承文副正字曰侗禮曹佐郎女適羽衛李如圭進士睦樂善內外曾玄孫男女並七十餘人亦盛矣我銘曰

自麗而鮮源遠流長簪組綿聯奕世彌昌遠公益振爰發其祥帝賚我良為國珪璋秉德惟剛忠信直方騫子通列志切扶匡血誠無隱腹披膽張惟弗自惜屢遭斥傷進退一節身厄名彰如彼精金既鍊愈光宜大厥施慰我民望不年與公天奪何忙音徽未沫簡牘風霜歿且有聞誰謂公亡鬱鬱高岡衣冠所藏銘以詔後尚永不忘

議政府領議政申公墓誌銘并序

崇禎元年六月戊午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玄翁申公卒于位朝之大夫士暨閭巷小民莫不奔走泣涕言曰天乎天乎賢相亡矣國事已矣相與咨咨戚戚發於至情非公德之入人心深何以致此葬既有日其孤翊聖以家狀徵誌於昧光顧昧光不文懼無以敷揚盛懿昭示無極辭屢不獲則輟笑而叙之謹按公諱欽字敬叔申氏本出谷城麗初太師壯節公崇謙以忠勲賜藉平山子孫因著姓世冠冕不絕至我朝有諱

東華集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曉者以司諫院正言言事不合居外不仕以終寔公
五代也高祖諱自繼典牲署主簿贈吏曹參判曾祖
諱世卿社稷署令贈吏曹判書祖諱瑛議政府右參
贊謚夷簡後以公貴贈左贊成考諱承緒開城府都
事累贈議政府領議政妣恩津宋氏贈貞敬夫人為
左參贊麟壽之女夢大星入懷翌日生公於漢城之
私第即嘉靖丙寅正月某子也生有異姿廣額大耳
目如明星右頰一大痣如彈丸狀自髫鬢嬉戲不凡
舉止端重有成人度七歲喪太夫人未幾議政公又
歿能持喪哀慕並至見者傷之就育於外王父宋公

一日試諸孫作句語公甫八歲即應曰天地萬物春
為長者宋公亟驚異知必遠到讀書纔數卷文義大
通不復師授十三善屬詞柳西厓成龍奇其文為來
訪焉宋氏家藏書甚富公每入室靜觀殆忘寢食以
故遍覽經傳子史旁及律歷算數醫卜之書靡不洞
曉庚辰贅于清江李公李公素善易公請益講至數
卦李公遽遜曰已見大義復何益為十六出遊場屋
每舉輒高等儕流咸推伏無敢齒者癸未三司攻李
栗谷珥至以驕蹇慢上目之公舅宋應溉為大諫出
啓稿示公公覽訖曰李公負當世重望措語恐太甚

應既竟坐竄群從子弟因謂公右栗谷謗議遂行乙酉中進士第三生負第八名人猶以不得狀頭稱屈丙戌捷文科公雅不喜交遊秉心守正略無偏向而時議斥異已甚忌克者因構以形迹補權知學諭出為慶源訓導移廣州教授己丑冬始選入史局由檢閱陞至奉教辛卯以司憲監察遷兵曹佐郎坐事罷壬辰倭寇奄至叙拜良才察訪蓋柄人者故擠之公即日赴驛巡邊使申砮素威猛吏卒人人惴栗失措公具告砮弊狀砮亦敬憚一無所責俄而京城失守公欲追 上行在阻寇不克達間道抵江都會都體

察使鄭相國澈署公從事遂偕體察南下相國寸公大小戎務悉委公裁決事皆立辦時人心潰散且義兵與官軍隙將有乖爭之漸乃手製文二道諭以朝廷德意譬曉君臣分義父老多感奮涕下將士亦矍然改圖訖無事癸巳春以司憲持平入謁肅川行宮屬時搶攘 天兵滿國諸將衙門辭命紛沓非敏疾大手莫可酬應以公知製教兼承文校檢專幹其事自是常帶至校理叅校夏拜吏曹佐郎冬扈 駕還都行人司憲擊 帝勅來宣遠接使李公恒福選公從事甲午陞正郎宋儒真叛就捕 上親鞫公為問

事郎按讞詳敏 上目屬之問年紀多少獄完陞司
僕僉正旋拜司憲執義朝議將遣請 天朝為羈縻
倭寇計公上劄斥其非同僚欲追論鄭松江以及一
隊士流公不欲苟同撫實自劾適授成均司成由是
坐與世乖違淹滯散局以奏請書狀官赴京乙未歷
掌樂僉正軍器正差咸鏡巡按御史持已簡嚴所至
官吏莫不畏服巡歷列鎮問民疾苦多所蠲免北人
稱之至今丙申由議政府舍人復掌樂正充都元帥
權慄從事官叛賊李夢鶴起兵連陷數邑元帥聞變
馳進賊已擒斬支黨在繫者數百千人公言于元帥

曰脅從罔治今賊徒皆鋤耨之氓不足并誅乃具稟
于朝 上允其請命公同元帥驗治止誅首惡七人
餘悉解釋群情大安丁酉移司贍禮賓寺正 天朝
尚書邢玠出視師以接伴從事官候于境上冬還朝
連授平山揚州大臣以方管文書輒啓留之戊戌掌
樂正兼侍講院弼善薦入弘文館為校理應教楊經
理鎬以餉道不繼督責甚急公承 命馳往關西躬
出入海港催運十許萬斛冬以撰奏文驛召還己亥
轉司饗宗簿正舍人校理典翰擢通政同副承旨冬
適授刑曹叅議兼承文副提調庚子還右副序陞至

右舊例承宣不得兼承文提調大臣特請勿逆夏拜禮曹叅議大司諫秋以叅知移吏曹辛丑拜副提學上命玉堂謄寫古經周易公并劄子登進推明易理備陳人君體天行健之道上優納又命纂春秋左氏程氏胡氏三傳成一書合經為篇者三十有四書成復進劄申以春秋大復讎之義語益深切時倭寇新退故規戒如此特加嘉善階以獎之壬寅拜禮曹叅判逆西授兼副總管受命撰東征將士紀宗若干卷又撰王妃金氏冊文俱賞馬癸卯至甲辰為兵曹叅判者各二副提學者五大司成者一兼藝文提學

世子副賓客同知春秋上選儒臣校正諺解周易公與為乙巳拜都承旨兵曹叅判擢資憲漢城府判尹丙午朱梁兩詔使來公為義州迎慰使還特命撰皇華集序俄拜兵曹判書修明軍政甄拔武才案無留牘門絕私謁禁衛吏胥咸服其清明逆授禮曹有金縉者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時柳永慶當國使其所親啗公公毅然曰此事有先儒定論豈容異議其人色沮去事得寢丁未西授兼總府戊申兼京畿觀察使未幾宣祖大王昇遐召以藝文提學撰進哀冊文特加正憲拜判尹知義禁府時三司告

臨海君瑋有反狀起大獄窮治黨與公再授大憲皆
不拜已酉復禮曹同知成均館 天朝行人熊化以
弔謚太監劉用以冊封踵至用公迎慰于義州冬以
知樞差世子冊封奏請使赴京庚戌還拜禮曹知春
秋館加階崇政賜土田臧獲光海新御昌德官將以
童男女誦經前導公以為王者所御如日中天豈宜
作不經事以示後凡三啓乃允辛亥兼同知經筵冬
適知樞癸丑四月死因朴應犀被兇徒教唆誣告國
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逆鍛鍊成獄賜悌男死禍
延薦紳朝野氣塞初 宣廟遺教于宰臣七人曰不

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得重病脩短有數聖
賢所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成長我不幸
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扶持聖慮蓋為
日後地也奸臣爾瞻等得罪 先朝日思報復縱吏
文致至以遺教為偽大司諫李志完正言柳活等論
以七臣不即辨明削仕版繼以鄭浹者受爾瞻喉亂
引名公卿就逮公亦下理即放歸田里而羅織日甚
公待命于金浦先墓下所居湫隘能處之晏如扁曰
何陋庵以見志後築草舍于山麓穿池種樹命曰坎
止窩丙辰秋光海將廢 母妃追刑金悌男群兇因

此構隍前事竄公春川乃架數椽屋顏曰旅庵在謫
五年不跡戶庭日以墳典自娛辛酉宥還田里癸亥
三月今上改玉盡滌戊申以後罪籍首起公判吏
曹兼兩館大提學知成均春秋館時當鼎革之初恢
張公論銓注得宜上雅重公悉用首擬位著日新
中外拭目七月拜議政府右議政屬有告變者上
特召公詢以獄事公極陳更化之始當先德後刑言
甚剴切獄果無實并勿問都民慶悅諸見宥者踵門
叩謝公拒之曰吾為國豈為若耶冬因災異上劄論
治道終以早建儲貳為請且獻元春四箴曰臨朝燕

居進學體乾

上嘉之賜酒食豹皮甲子李适韓明

連舉兵叛

上南狩次公州數日賊敗誅獻馘于廟

於是禮官請賀公議曰逆臣犯闕

主上蒙塵可羞

而不可賀

上還都將策扈從諸臣勳公方言不可

八止憲府官嘗因事忤旨

上怒命盡禡公上劄請

優容

上允之仁城君珙屢騰逆口廷議欲迸竄以

絕禍根

上久不准公語僚相曰臣子執法固當而

竟貸至親亦盛德事也右贊成李貴聞其言廷辱之

八上劄言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乞解職

上召府

院君張晚李光庭問貴廷辱狀張李喟嚅對不悉

上降旨切責並罷三人職名屢慰留公公再上劄請
復三臣 上不從大司憲崔鳴吉論綾原君備不法
事 一哀怒公上劄言禮遇臺閣振厲士氣為祈天
永命一圖 上優答之玉堂論劾南以恭 上疑玉
堂言 延羅萬甲俞伯曾等偏黨命補外公上劄據
不許俄又命遠胤延等公復上劄請寢成命 上特
從之乙丑 上毋連珠天人卒禮臣議喪禮以 主
上當服暮 上欲行三升喪公與僚相守闕爭之
上又欲自主喪乃率百官 啓曰聖明既為 宗廟
主不可為私親主喪請依禮臣議以綾原君為喪主

累啓並得 允丙寅秋以讀卷官掌試事公子翊全
孫冕俱上第咸謂得人適考官趙璞子全素以違限
製呈得參臺官因浮議論試官徇私并罷一榜人皆
冤之自前殿試無親嫌公始以子弟嫌固辭未允則
黽勉就試考校等第無所可否至是公三上劄辭職
上再遣承旨諭以手批曰卿立朝四十餘年無一點
些疵今若允副卿意則人謂予疑卿卿若終始求退
則人謂卿於予有憾卿體予至意須勿固辭公請益
懇 上勉從授判中樞府事遂決意歸田陳請乞骸
未允會丁卯正月奴賊闖入進薄平壤急起公左議

政無世子傳仍命公奉世子分朝至全州再上劄
討賊便宜皆報聞公盡誠保護隨事獻規設撫軍
與都體察使李公元翼協心經理調兵食不乏軍民
弊瘼條奏大朝悉與變通三月陪東宮會 上平江
都 上喜賜虎皮旣馬四月扈 駕還都時賊大衆
捲退而留屯安定間者尚數萬陽為約和放兵寇掠
不已公請督諸將躡後進兵且發間使責虜負約賊
遂聽命西鄙新去亂民餓死且盡乃移粟賑救給種
牛俾心安業復修安黃二州城塹令總兵入鎮以固
關防別置營將八道為緩急之備皆公定畫也七月

進領議政無世子師冬將行世子嘉禮公為都提調
上劄請省繁文浮費 上從之戊辰春柳孝立等謀
逆糾結內外不軌之徒剋日舉事賴許楠等將上變
未發公微聞其狀坐廟堂急招大將捕賊之持兵器
入城者按問首服悉捕兇黨前後伏刑五十人諸被
引者甚夥咸能辨析情偽有絲毫不察輒傳生議白
上悉宥之獄竟命錄勲并及推官公與僚相力辯只
拜鞍馬之賜四月乙未太史奏填星犯太微上相星
識者憂之六月以亢旱上章引咎 上慰喻庚子病
胛發疽猶力疾赴衙疾遂甚 上遣內醫責針藥診

之學集卷之二十三
視特賜御膳 王世子遣宦官候問者亦屢計聞
上下教曰領議政以先朝舊臣竭誠輔國邦運不幸
失此良弼予甚慟悼輟三日朝官屯喪葬悉從優典
遣近侍禮官致吊及祭 王世子率宮僚舉哀親臨
哭吊三幾並別賻有加實異數也公天資英粹器度
安詳神精內蘊而符彩外炳如渾金良玉不見圭角
自幼靜懿聰穎過人初無父師勸導之益而能自力
於學年未成童即知向方平屠簡默不妄言笑動止
有常一於莊敬機變枉曲之思自絕於心鄙俗情慢
之氣不形於色處身行事皆出自然不假矯飾明白

坦夷表裏如一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其在家也每晨
起起必具衣冠謁家廟訖整襟終日儼恪自將嘗祭
則宿戒省滌必致誠敬友愛同氣尤出至性季叅判
君差公數歲提誨甚嚴至老猶然與寡姊同居三十
年事之如母甥女之無歸者數人率養一家視如親
出其為學也未嘗規規於世儒繩尺而所見甚高諸
經奧旨靡不通徹先儒理性之編近代學者之說亦
皆叅究領會其趣尤慕程伯子邵堯夫常曰伯子有
聖人之質堯夫有聖人之才及歸田里屏絕世事左
右圖書專意探賸一日取邵子經世法觀之恍若開

悟遂窮象數著先天窺管後購邵子大全於燕市比較之鮮有不合者精詣自得如此其為文章本於六經老成典重人不敢瑕點一字自少歲已然晚乃更闢堂奧詞致益工冲澹超洒脫去筆墨蹊徑亦可見其稟高養深而字畫之妙特緒餘耳早有盛名歷位清顯而杜門靜養罕與人還往權勢之途務自歛避宣廟晚年眷注彌隆而自以聯姻禁掖益不樂於名宦恒存謹畏朝退却掃居第蕭然人不知為卿相家也中罹變故備經多少逆境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中惟其平日操履無玷評論無頗故雖為姦兇所忌

使之顛沛困橫而卒不能加害逮遇 聖明遂登鼎席正色立朝與諸賢悉心共政論事 上前委曲開陳箴規密勿指切時病有所獻為必詢公議審定而行無纖芥滯吝意務持大體不肯為僥幸苟難之舉論治道則以寬恕鎮靜為本不喜紛更曰法祖宗亦足治耳其設施籌畫幾於無迹人故不甚知也凡有朝會必先百僚叩仕百罷至沒身不懈因此積劬屬虜使抵京要嚇朝廷患之公已疾革猶愈不置聲在喉間數問虜使還否且言旱灾此酷吾輩罪也民曷由生吾死而雨無所憾矣平生自奉甚約於聲色嗜

欲談如也飲食服用有同寒士家貧往往假貸以給而不顧生產一畝田一僮使無所增益寢廡頽塌而不許修治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為夫人喪後不復置媵屬續之日衣衾無副祀奠之具取資於親族鑑識素明於人尠許可然朋游間一交則白首無貳與李鰲城氣象不侔而相與為知己鰲城之卒也設位以哭久而愈傷蓋有絕絃之嘆焉少號敬堂後改玄軒別業在金陵象頭山下一號象村居士晚號玄翁嘗自叙曰玄翁者不知何許人也以文名於世而翁不以文為事以宦顯於朝而翁不以宦為心以罪竄

於外而翁不以罪為撓無所嗜好無所經營視貧猶富處豐如約與人交人不得以親踈接乎物物不得以拘絆此足以觀公者矣所著詩文有象村稿三十卷先天窺管一卷求正錄一卷和陶詩三卷箴于家噫公有不可棄之志節不可及之德行不可掩之事功上則人主委任方專下則朝野倚望方重是宜天假永年展盡所蘊而使堂堂經濟之志一朝闕諸泉壤時耶命耶君子於此不能無餘憾焉公壽止六十三用九月庚午葬廣州治東莎阜里申坐之原配曰贈貞敬夫人李氏先五歲卒世系若行已別有誌

定在通津新村將以是年十二月卜吉移柩于公墓
左凡舉二男五女男長即翊聖東陽尉次翊全女長
適縣監朴濠次適佐郎趙啓遠次適及弟朴漪次適
侍直姜文星次適士人李旭翊聖尚 宣祖大王第
三女貞淑翁主生男曰冕生貞狀元次日昇曰靈曰
最曰彛女適洪命夏餘幼翊全娶縣監趙昌遠女生
一男朴濠生男二曰世模世楷女二適進士李壽仁
士人林聖攸趙啓遠生男二女三男曰永錫餘幼朴
漪生男一姜文星生女三李旭生男二皆幼冕娶監
司尹暄女昇娶大司成李敏求女生男女各一幼銘

曰
降嶽維申生世有人簪組相望逮公益振外溫內剛
為國圭璋學本詩禮言發成章載揚王庭鳳儀鸞翔
騫于邇聯密勿拱筵忠勤左右持憲秉銓辨過邪枉
保厥不偏竟遭斥傷身阨道昌匹彼芝蘭遇藝彌芳
運屬重熙首膺春毗公惟我弼袞職是司犯逆堅懇
志切匡維契合淵衷默幹玄功將卒厥施惠我民痾
時沆用康天奪何忙沒且不亾其存者長音徽如昨
簡策流光有鬱新崗繫公所蔽匪諛匪私刻示范范

趙完壁傳

趙生完璧者晉州士人也弱冠值丁酉倭變被擄入日本京都即倭皇所居為倭服役甚苦思戀鄉土常有逃還之志倭奴輕生重利以商販為農以舟楫為鞍馬海外南番諸國無遠不到以生曉解文字挈而登舟自甲辰連歲三往安南國安南去日本海路三萬七千里由薩摩州開洋歷中朝漳州廣東等界抵安南興元縣縣距其國東京八十里乃其國都也國內中分為二一安南國一交趾國互相爭戰未決勝負有文理侯鄭勳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處甚侈地多茅蓋而唯文理侯家用瓦瓦縫用油灰以孔雀

羽織綃為帳一曰文理侯招生生至則有高官數十人列坐飲宴聞生為朝鮮人皆厚待之且饋酒食問其被擄之由曰倭奴之侵暴貴國俺等亦聞之頗有憫惻之色仍出一卷書示之曰此乃貴國李芝峯詩

也芝峯即晬光號詩即晬光丁酉奉使中朝時贈其國使臣者也你是高麗人能識

李芝峯乎生以鄉生年少被擄又不斥名而稱芝峯故不省芝峯為誰某眾歎訝久之生閱過其書則多記古今名作無慮累百篇而首題曰朝鮮國使臣李芝峯詩皆以朱墨批點且指其中山出異形饒象骨一聯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與稱賞不已既數

日儒生等又請致于其家盛酒饌以餉之因言貴國
乃禮義之邦與鄙國同體慰諭備至談間出示一書
曰此貴國宰相李芝峯之作我諸生人人抄錄而誦
之你可觀之生自以朝夕人無意省錄且請紙筆只
傳寫數篇而還舟厥後見學校中諸生果多挾是書
者文理俟謂生曰你欲求還本國自此刷還于中朝
可以轉解你須留此生欲從其言而見其國人多詐
難信又聞距本國甚遠不果云其國男女皆被髮赤
脚無鞋履雖官貴者亦然長者則漆齒其人多壽有
一老人髮白而復黃齒則如小兒所謂黃髮兒齒者

也問其年則百有二十其過百歲者比比有之且俗
尚讀書鄉間往往有學堂誦聲相聞兒童皆誦蒙求
及陽節潘氏論或習詩文其讀字用合口聲與我國
字音相近但紙最貴書籍則皆唐本也且喜習鳥銃
小兒亦能解放其地甚煖二三月有西瓜甜瓜等物
水田耕種無時三月間有始耕者有將熟者有方獲
者日候晝熱夜涼地雖濱海海產不敷果則摘荔子
外無他雜果饋以乾柿則不識之唯常喫檳榔以青
葉同食未知為何物也小說曰南人食檳榔以扶留
藤同咀則不澁云蓋此物也
檳榔樹高數丈聳直如竹有節葉似芭蕉木花樹甚

高大田頭在處有之花大如芍藥績而作布甚堅韌
柔則每年治田種之如禾麥摘葉以飼蚕絲絹最饒
無貴賤皆服之渴則啖蔗草飯則僅取充腸常飲燒
酒用沉香屑作膏塗身面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蒼黑
人家畜養作耕或屠食以日氣熱故晝則牛盡入水
日沒後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角倭奴賀取以來五代
史云占城有水兕所象則唯老撾地方出焉謂之象
謂水牛凝即兕也山有德象其牙最長幾五六尺國王畜象至七十頭
出則騎象象有拜跪如人者孔雀鸚鵡白雉鷓鴣胡
椒亦多產焉生亦嘗隨往呂宋國國在西南海中土

多寶貨人皆髡髮為僧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
着巾不習劍說諸技距薩摩約三百里有硫黃山遠
望山色皆黃五六月常有烟焰在日本時見京都有
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學浮屠法有食邑不預國政
且倭人最重我國書籍多寶藏之安南人亦以重貨
求之生又言海水西高東下距廣東七十里海中有
雞籠山山極高峻地皆淺灘雞籠山之東水折而東
走舟行甚艱必由山內以過不然則漂流至東海乃
止蓋水勢悍急如此自日本晝夜行四十日或五六
十日始達安南還時則順流十五晝夜可抵日本矣

大海中舟行以風便故每三四月可行六月以後
不得行舟又倭船小不能駕大海以白金八十兩贖
唐船中人共一百八十餘名而唐人之慣習海程
者為船主用指南針以定東西又用繩索垂下鉤出
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遠近其所見奇恠之事甚多
而海中見游龍尋常出沒一日數十步外有蒼龍奄
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霧漲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
下波濤騰湧如沸舟上下震蕩幾覆如是者三四蓋
龍奮迅欲外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龍則輒焚硫
黃及鷄毛龍惡其臭避去是日倉卒取數十活鷄投

火燒之龍又將逼舟舟人計沒奈何以鉞砲數十
時齊發龍忽沒水去遂得脫云生至丁未年回答使
呂祐吉等入往時哀告主倭得還本土其老母及妻
俱無恙亦異事也夫安南云我國累萬里自古不通
况海道之寫遠乎生由東極抵交南歷風濤之險行
蠻貊之鄉冒萬死得一生以至全還乃前古所未有
者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若生
者庶幾近之矣且生名為完璧抑可謂不負其名者
歟

復權開戶書

觀化錄足想大君子慎終一節令人起敬夫以經世之學柱天之才而止於此天耶人耶有遺憾矣其病中所為吟詠累十篇初非安排有為而發尤見平日下工夫處但古聖賢無許多語句而如此縷縷似猶不能忘情於去來者何耶

復趙松湖書

屏居蓬蒿中久不聞人足音乃使者挾雀羅以入投之佳什一紙莊誦再四不啻驪珠夜光之在握珍拜千萬千萬擬即效顰而唯露醜是懼幸恕而違之

復申玄翁書

連旬積雨溽濕中人淹病伏枕悵想而已昨奉瑤翰強起讀之令人洒然若醒多慰多慰辱索拙稿朝天錄二卷呈似第得之造次殊無可取其中戲作諸篇近俚且俳此則尤不足塵具眼也生初喜始盛唐詩法自謂稍有所悟遂成癡業枉敵精神悔已無及今欲洗除舊習准專攝養以保畚餘年庶其可乎惟兄有以教之

答問者帖

不佞於文六經外喜莊子左馬下或韓柳於詩喜漢魏樂府以至始盛唐而大曆以下則唯取其警句而

止常竊以為五言古詩絕句當效古樂府五七言律
當法始唐七言古詩絕句當法盛唐而病不能專精
致力宜乎未至焉耳既辱來問只言其素尚者如此
是非工拙難逃於具眼之下惟高明深究而自得之
可矣

年豐傳

年豐者金泉驛奴也壬辰倭變余以原任吏部郎差
防禦從事官赴嶺南時賊勢充斥吏卒之從行者舉
皆逃散獨豐持駟騎隨余不暫舍一日露宿田間距
賊屯甚近軍中夜驚人馬崩潰豐急扶余上馬得免

蹂躪又在金山村舍余卧未起不意賊突至相去不
十步豐遽促騎繞入後谷見賊挺刃追趕者無數如
是者非一再到雲峯聞都城不守余與同行將士西
向慟哭豐亦哭甚悲偕三道兵陣于水原之境暨奔
北賊幾及背賴豐鞭馬出泥淖中獲脫其秋達義州
行在旋以御史赴咸鏡北道余謂豐曰爾辛苦甚矣
不可又入不毛之地盍留此以待余還豐曰吾不可
獨後堅請偕往至翌年癸巳京城賊退豐始辭歸到
家見其母無恙其妻服喪以為死久矣及相見疑其
鬼焉其明年豐又來見余于洛下去未幾死夫自嶺

南至義州又轉而北道跋涉幾萬里出入賊藪迫於危殆者數矣賊逼則豐終日瞭望或達曙不眠常韞馬以俟之夜遇險阻則豐用右手扼馬左手扶余身俯仰下上以防顛墜凡周旋擁護出於至誠未嘗少懈方在嶺南時去家數十里之近不聞其母妻之存沒而了無去意當奔避之際左右腹背皆賊也決知其朝暮必死而終始不去往往絕糧或竟日不得食困頓甚矣而不一出愠語人有問何以不去豐輒曰我非不能去顧有所不忍耳噫余於豐非素相識也非有恩威可駭使也乃一朝卒遇而得之抑豐賤隸

耳非知有士君子之行又非矯情要譽以取祿仕者也而能若此其可尚已當是時奴而棄主子而後親者滔滔也至於官守之臣或有偷生鼠竄顧戀妻子而忘君背國者雖衣冠儼然可畏其視此人何如也豐時年二十為人謹默而多質

叙夢

天啓甲子四月二十六日夜半病枕奄奄氣盡似夢非夢間見製作滿紙其中一句云身飄飄而上征迫太清兮即覺一身騰上空中天色素微如曙月之樣俯視則凡界微茫不辨涯際良久得醒曉後氣又盡

見數人同坐所製四五篇皆如楚辭讀至半有曰搏
扶搖以上征跨紫鳳而下視略玄圃而崑崙九玉清
之萬里初若歷歷可記倏爾而蘇則此二句外餘無
所省噫當其氣盡時不知有吾身又安知疾恙之在
身及其寤也始覺所痛之猶未去體雖欲排遣而不
可得素問曰有形有患無生無患信哉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